

新 中 學 文 庫

英 雄 與 美 人

蕭 伯 納 著
中 暇 譯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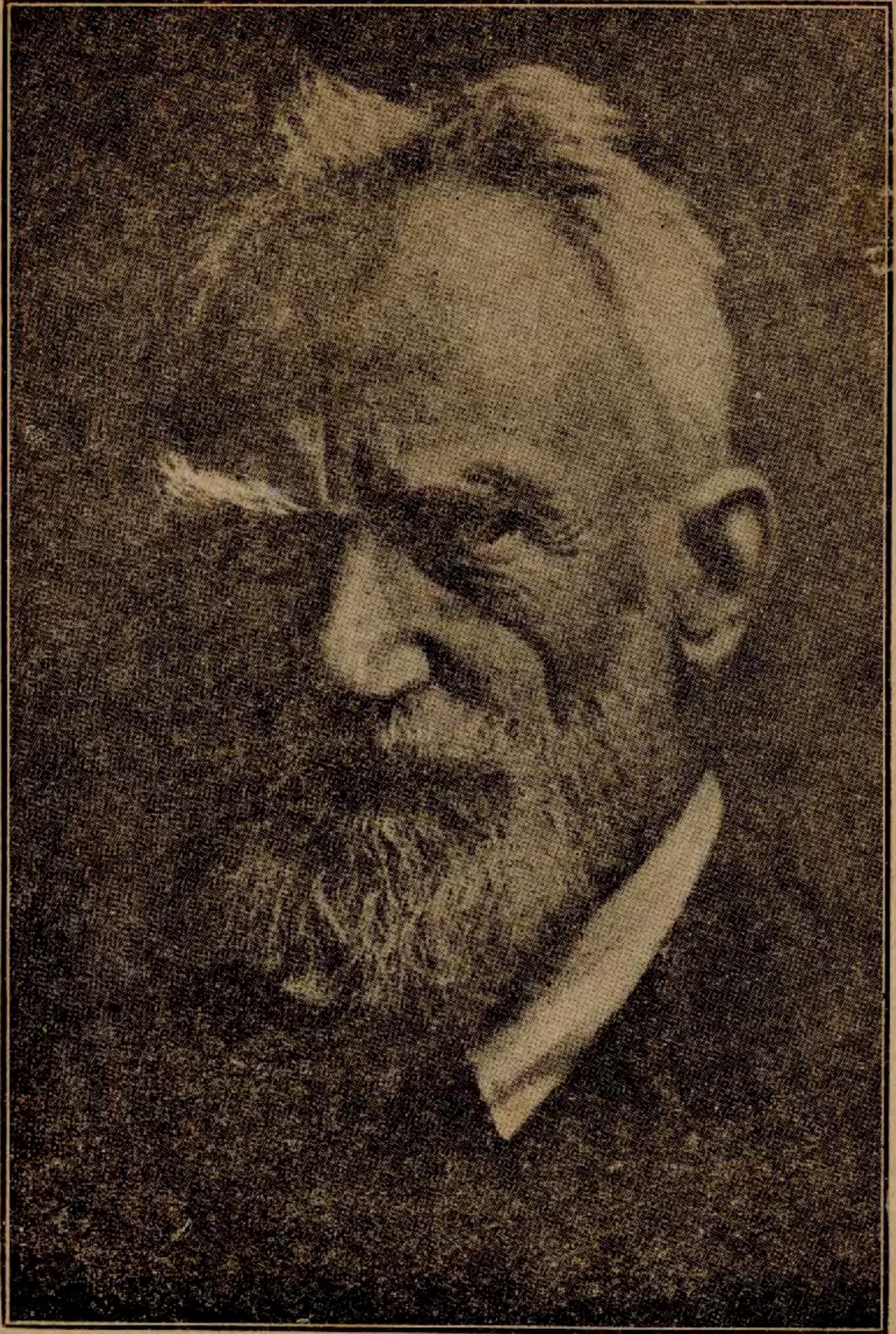
英雄與美人

蕭伯納著
中暇譯

文學研究會叢書

1929





G. Bernard Shaw



第一幕

晚上，保爾加利亞國，近 Dragoman Pass 的一小城，一間女子的臥室。時爲一八八五年，快十一月底了。左邊的窗通於涼臺，從那個洞開的窗可以看見巴爾幹的山峯。在月夜中顯得格外瑩潔美麗。室內的陳設在東歐是找不到的。保爾加利亞的富麗中夾着維也納的俗氣。床上的蓋被，帳帷，窗帘，小小的地毯，以及室中一切的織物的點綴品都是東方的，華麗的。牆上的壁紙是西方的，粗俗的。房間的右角上有一堵小牆把房間斜斜割去一角。床身就靠在這面牆上。床頭上有一個金碧的木龕，裏面

國家圖書館



001707547

供奉着一個象牙的基督神像。神龕前面有一個刺孔的金屬球，裏面點着火。這個金屬球是掛於三根練子上。在左方更望前一點有一張榻。靠左面的牆上有一副盥洗的架子。架子是金屬做的，塗上一層油漆。上面放着一隻塗漆的鐵製的臉盆。臉盆底下有一隻水桶。旁邊的棍子上掛着一塊面布。附近有一張奧國曲木的椅子，坐位是籐編的。在床跟窗的中間有一張松木的梳妝檯。上面鋪了一塊彩色的布。還有一個價錢不小的梳妝鏡子。房門是在右邊。介於門跟床間有一個有抽屜的櫥子。櫥子上面也蓋着一塊雜色的土布。櫥面上放着一排紙背的小說，一盒奶油巧克力，一個書架。書架上安着一個極漂亮的軍官的照相。他的不可一世的氣概，有魔力的目光，在照相上都看得出來。房裏點着兩支蠟燭，一支是放在櫥上，一支是放在梳妝檯上。旁邊還有一盒火柴。窗門只有一扇（像普通的門戶一樣）現在是完全開着，覆於左方牆上。窗外一對的木製的百葉窗向外開着。涼臺上有一個青年女郎對着巴爾幹的雪山凝視。她很深切的感到黑夜的浪漫的美。她也覺得她自己的妙齡麗質是這

環境的美的一部分。她身上披了一件皮大衣，其價值至少等於室內器具的三倍。

她的漫想給她的母親客色林佩脫考夫所打斷。客色林是一個精悍強幹的四十多歲的婦人，烏黑的頭髮跟眼睛，她很適宜於做一個山中農夫的妻子，但她打定主意要做一個維也納的太太，因此不論什麼時候總穿了一件茶點時的衣服。

客色林（帶了好消息急急忙忙跑進來。）拉伊娜——（她念作 *Rah-eena ee* 音特

重。）拉伊娜——（她跑到床邊以為拉伊娜在床上。）怎麼，那裏去了——（拉伊娜望屋裏看。）天呀！孩子，你還沒有去睡，這時候還坐在外面夜氣中嗎？你真是不惜性命。

羅卡說你已經睡了。

拉伊娜（進房。）是我遣她去的。我要一個人在這裏。你看天上的星多少美麗！到底有什麼事？

客 好消息。剛剛打過一仗！

拉（睜大眼睛。）呀！（她把大衣丟在榻上，急不及待的跑到客色林身邊。身上只有一

件很好看的睡衣。

客 在 *Slivnitsa* 大戰一場！我們打了勝仗！是塞其曷史的功勞。

拉 （樂極而呼。）呀！（狂喜。）呀，母親！（忽然現出憂慮的樣子。）父親平安嗎？

客 自然了，就是他把這個消息送來的。塞其曷史是現在的英雄。他的聯隊裏把他當做神道般看待。

拉 告訴我，快快告訴我，到底怎麼樣！（樂不可支。）呀，母親，母親，母親！（拉伊娜把她的母親按在榻上，她們倆如狂如癡的互相親吻。）

客 （高興得非凡。）真料不到有這樣出色！你想——是馬隊的衝鋒！他不聽我們的俄國軍官的命令，單獨行動，自己為首，帶一隊人馬衝上去。他第一個衝過敵軍的礮陣。拉伊娜你試擬想那時的情景。我們的勇武的保加利亞軍人，目光如電，手握着劍，山崩水瀉般直衝下去，把那般塞爾維亞的花花公子，像風前的敗葉，一掃無餘。而你——你當初一定要塞其曷史等一年，方答應跟他定親呀，如果你身中有一滴的保加利亞的血，

他回來時你應該如何的崇拜他。

拉 他聽過了全軍中英雄的彩聲，我的一點點的崇拜那裏在他心上，但不論如何我真是快活極了——得意極了！（她站起來，很興奮的繞室而走。）這一次的事情證明我們的理想究竟是不虛的。

客 （憤憤然。）我們的理想不虛！你這句話什麼意思？

拉 我是說我們從前理想中塞其曷史——我們的愛國心——我們理想中的英雄。我們這般女孩子真是沒有良心。我從前有時不免懷疑這般理想也許永遠是個夢罷。當我替塞其曷史扣上他的劍時，他的樣子真是英武極了。在那個時際而想到失望，恥辱，失敗真是忘恩負義。但是——但是——（急忙的說。）答應我永遠不告訴他。

客 我還不曉得是什麼話，怎麼能夠預先答應你？

拉 是這樣。當他兩臂抱着我，兩雙眼睛對看的時候，我腦中忽然發生一個思想。我想我們所以有英雄的理想，也許是因為我們平素歡喜念拜倫和普希金的作品緣故，也

許因爲我們新近看了 Bucharest 地方的歌劇實際的人生難得有這樣——照我那時所知，永遠沒有這樣過。（懊惱的樣子。）母親你想我當時竟然疑心他。我想他的英雄氣概及軍人的威武，也許一逢到真實的打仗便戳穿了。我心中不免疑懼只怕他和那般能幹的俄國軍官相形之下不免出醜。

客 出醜！虧你說得出！塞爾維亞人也有奧國的軍官。他們的能幹正不讓於我們的俄國軍官。但我們不是已經把他們打敗了嗎？

拉 （自己笑着，又坐下來。）不錯，我那時真是一個沒有浪漫性的懦弱女子呀，我們的理想居然是真實的。塞其曷史居然是英武不凡，一如他的外表。這個世界果然是個美妙的世界，男子實行浪漫的理想，女子感覺浪漫的美。我真是樂極了！真是心滿意足呀！（她跪在她母親的身邊，兩臂熱烈的摟着她。羅卡進來，把她們的表情打斷了。羅卡是一個漂亮的，高傲的女子。她身上穿的是很美麗的保加利亞鄉村的衣服，胸前扣着雙層的圍身裙。她於傭僕的卑恭中，表示敵抗的態度，對於拉伊娜竟近於傲慢不遜了。她

有點怕客色林，但是她對客色林也很放肆，不過不敢過分而已。現在她也在感情緊張之中，但她對於拉伊娜的狂喜不表同情。她看見她們倆如醉如癡的樣子，很輕蔑的看了一眼，方纔陳述她的來意。

羅卡 太太，所有的窗門都得關起來，百葉窗也得拴緊。他們說街上也許會開鎗。（拉伊娜跟客色林同站起來，有一點慌。）塞爾維亞的兵給我們由山峽中趕回來。他們說敗兵也許會到城裏來，我們的騎兵正在後追逐。他們正在逃命的時候，你可以放心我們的人民一定能夠對付他們。（她跑到外面涼臺上把百葉窗虛掩着，然後進來。）

拉 我國人民何必這樣殘忍？殺死幾個可憐的逃兵有什麼體面？

客 （家主婦的本能又現出來，直捷簡單的說道。）我得下去看看把一切佈置妥當。

拉 （對羅卡說。）百葉窗就這樣子可以了，我一聽見什麼聲音便把他關起來。

客 （將要出門，回過頭來命令式的說。）唉，不可以這樣，你一定要把百葉窗拴緊。不然，你一定會睡着，把百葉窗忘記關起來。羅卡，把他鎖緊。

羅 是，太太。（她把百葉窗拴起來。）

拉 不必爲我擔心，我一聽見有鎗聲便立刻把蠟燭吹滅，伏在被窩裏，蒙頭蓋住。

客 這樣是再妥當沒有了，吾愛，晚安。

拉 晚安。（她們倆親嘴，拉伊娜忽然又興奮起來。）今晚是我畢生最快樂的一晚，祝我今晚快樂罷——如果沒有逃兵那是多好呀！

客 去睡罷，吾愛，別去想這種事情。（她出去。）

羅 （偷偷的對拉伊娜說。）如果你要開百葉窗，只要這樣一推好了。（她一推，把百葉窗推開了，隨即關起來。）有一扇應該在底上門住，但是門子已經丟掉了。

拉 （很莊嚴的樣子責備她。）謝謝你，羅卡，但我們應該聽母親的吩咐。（羅卡裝怪臉。）
晚安。

羅 （漫不經意。）晚安。（揚長而出。）

（拉伊娜這時只剩一個人在房內，她跑到櫃子前面，對那張照片表示無限的敬愛，一

種神情非筆墨所能形容。她不親照片，也不把照片按在胸上，或對他表示其他的肉體的愛情。她把照片捧在手中像女祭師般高高的擎着。

拉（用敬神的態度望着照片）我的英雄呀，我以後決計不會再存那種卑鄙的心思了，決計不會，決計不會。（她很虔敬的把照片歸還原處。她從一堆書中揀出一本小說，心不在焉的翻檢，找到了頁數，把書翻開背折過來。於是她吐一口快樂的氣，爬上床，打算看書下睡。未開始看小說之前，她又仰首沉思，思想眼前美滿的現實，喁喁的說道。）我的英雄！我的英雄！（遠遠的一聲槍聲把外面晚間的沉寂驚破了。她嚇了一跳，靜靜的聽。跟着又是兩聲槍聲，更近一點。她慌了連忙爬下床來，把柵上的蠟燭吹滅。她掩住耳朵又跑到梳妝檯旁邊，把那一根蠟燭也吹滅，於是趕緊回到床上。室內現在完全處於黑暗之中，除了神像前那個球的閃光，百葉窗頂空隙間漏進來的星光外，一點東西都看不見。槍聲又作，一排槍聲好像就發於身邊。槍聲未息，百葉窗忽然不見了，給人家在外面拉開了。一剎那間，眼前一耀，現出一個長方形的雪夜的星光，中間一個人形的

黑影子。百葉窗馬上就關起來，房內又歸於黑暗。但房內沉寂中有喘息的聲音。於是噤然一聲，房中看得見一根火柴的火光。

拉（伏在床上）那一個？那一個？（火柴立刻熄了。）你是誰？

男子的聲音（黑暗中發出來，聲音低微但含着威脅的口氣。）噓——噓！別叫出來，一叫我便開鎗。好好的聽我的話，我不會傷你。（黑暗中聽得見她由床上下來，向門口走去。）當心點，逃走是沒有用的。記住，你一叫，我便開鎗。（命令口氣。）點起火來，我要看你聽見了沒有？（沉默與黑暗過了一會，聽得見她的脚步聲退回來，到梳妝檯邊。她把蠟燭點着，把這個悶葫蘆打破了。一個襤褸不堪的男子，約模有三十五歲左右，一身的泥，血跟雪。他穿的是塞爾維亞礮隊軍官的藍制服，破裂得不成樣子，幸虧得有腰帶跟手槍盒子的皮帶束住。燭光黯淡，他的樣子又污穢不整，自然看不清楚。但依我們所看得出的，我們知道他是中等身材，狀貌平庸，強壯的脖子跟肩膊，帶圓形，頑強的頭顱，鬆脆蜷曲的短髮，明澈而活動的藍睛，優美的額跟嘴，俗不可耐的鼻子——好像一個心

力強健的嬰孩的鼻子。他的舉止有一種軍人式的便捷，精力充足。他雖然在危難之中，仍然保持他的鎮靜——鎮靜之中還夾着一點風趣。但他對於現在所處的地位並沒有以兒戲視之，他不肯把機會輕易丟去。他把拉伊娜看了一眼，把她的年紀，社會上的地位，性情，以及她受驚的程度估量一下。他現在比較客氣一點，但口氣更加堅定，繼續的說道：「對不起，驚擾了你。你看我的服裝，曉得這是塞爾維亞的。如果我給他們抓住，我是活不成的。」（堅決的說。）「你明白了嗎？」

拉 明白了。

男子 能够不死，我總是不肯死的。（更爲堅決）你明白了嗎？（他拍達一聲把門鎖了。）

拉 （不屑的樣子。）自然了，你是不願死的。（她擺出莊嚴的架子，對他熟視，語氣加重的說。）我知道，有的兵是怕死的。

男子 （冷冷的，不在意的。）所有的兵都是怕死的，親愛的女士。這是實話。我們的責任是能够活到什麼時候，便活到什麼時候，能够殺多少敵人便殺多少。聽着，你如果喊起

來——

拉（截斷他的話。）你便開鎗，你怎麼曉得我怕死呢？

男子（伶俐得很。）呀，如果我不殺你，結果便怎樣呢？你們的騎兵——你們軍中的壞

蛋——一定要衝進你的房間裏來，把我當豬羊般的宰殺。我是要發狂般跟他們拚命。

他們別想把我帶到街上去取樂。我知道他們是什麼東西。你是不是預備就穿這一點

衣服會見這些客人嗎？（拉伊娜驟然覺悟身上只有一件睡衣，不禁一縮，把睡衣收收

緊。他望着她，毫不留情的說。）這件衣服太單薄點罷？（她轉身向那張榻，男子連忙舉

槍，叫道。）住！（她便停住。）你打算到那裏去？

拉（忍耐中有不屑的神氣。）我不過去拿我的大衣。

男子（疾奔到榻邊，把大衣抓起。）這個法子到不錯。這件大衣還是留在我這裏。你可

以自己留意，別讓人家進來看見你身上沒有外衣。這個武器比手槍好多了。（他把手

鎗丟在榻上。）

拉（鄙夷狀）這不是士君子的武器！

男子 爲救死起見，用這個武器來對付你，我看很不錯。（彼此互看了一會。拉伊娜想不到就是一個塞國的軍官能够這樣的自暴自棄，這樣的缺乏武士道。街上又是一排鎗聲，他們喫了一驚，死的恐怖使那個人的說話聲音驟然降低。）你聽見了沒有？如果你把那般流氓帶進來害我，你就得穿這件衣裳見客。（拉伊娜鄙夷不屑的注視他的臉。他忽然一驚，靜聽外面有腳步聲。有人轉動門扭，繼之以急迫的敲門聲。拉伊娜屏息的望他看。他把頭望後一擺，表示絕對沒有希望了。他本來裝出用以威脅她的態度現在拋開了。他把大衣擲給她，很誠懇很和氣的說。）沒有用，完了。快把大衣穿上，他們進來了！

拉（連忙接住大衣。）啊，謝謝你。（她把大衣穿上，心裏一鬆。他把劍拔出來，轉向門口，提劍等着。）

羅（在外敲門。）小姐，小姐！趕快起來，把門開起來。

拉 (很擔心的樣子) 你打算怎樣?

男子 (咬緊牙根) 不要緊, 你讓開一點, 一會兒就完了。

拉 (熱烈的說) 我來幫你忙, 躲起來, 趕快躲起來, 躲在窗帷後。(她抓住他的破袖子, 把他拉向窗門那裏)

男子 (由她擺佈) 如果你能夠不慌, 還有半個機會, 記住, 十個兵中有九個是天生的傻子。(他躲在帷後, 又伸出頭來說最後一句話) 如果給他們找着了, 我決計跟他們拼命——跟他們惡鬥一場。(他躲起來, 拉伊娜脫下大衣擲在床尾, 於是她裝出渴睡中被擾的神氣把門開起來, 羅卡慌張的跑進來)

羅 他們看見一個人攀援水管爬到你的涼臺上——據說是一個塞爾維亞人, 兵士們要搜尋他, 他們喝醉了, 怒氣汹汹, 野蠻非凡, 太太叫你趕快穿起衣服來。

拉 (裝出受擾而不高興的樣子) 我不答應他們到這裏來搜索, 爲什麼放他們進門?
客 (急急而入) 拉伊娜, 吾愛, 你沒有事罷? 你有沒有看見什麼人, 聽見什麼聲音嗎?

拉 我聽見鎗聲，那些兵士不至於擅自進這裏來罷？

客 我碰到一位俄國軍官，他認識塞其曷史，謝謝上帝。（向門外的人說話。）先生，你可以進來了！我的女兒已經預備好了。

（一個青年的俄國軍官，穿着保加利亞的制服，手中提着劍，走進來。）

軍官 （油滑的謙恭，生硬的軍人態度。）晚安，我的好小姐，對不起得很，我們驚擾了你，但是涼臺上有一個逃兵躲着，請你跟令堂大人暫時退出，讓我們搜一搜，好罷？

拉 （發脾氣。）那有這個話，你看涼臺上並沒有人。（她把百葉窗推開，自己背向窗帷，適當那個人躲藏的地位，手指着滿是月光的涼臺，兩三聲槍聲，就發於窗下，一個槍彈把拉伊娜對面的玻璃打碎了。拉伊娜眼睛一霎，倒抽一口氣，但仍站在原位。客色林叫起來，那個軍官奔到涼臺上。）

軍官 （站在涼臺上，對下面街上狂暴的喊道。）喂，不許開鎗，你們這般傻子，聽見了沒有！不許開鎗，該死的。（他望着底下怒目而視，於是回過頭來向拉伊娜，恢復他的謙恭。）

也許有人偷偷跑進來，你沒有覺得你是不是已經睡着了？

拉 不，我還沒有去睡呢。

軍官（作不耐煩狀，回到室內。）你們的鄰人見神見鬼，到處都看見塞爾維亞的逃兵。（很恭敬的。）好小姐，萬分的抱歉再會。（對她一鞠躬，拉伊娜冷冷的頷之。對客色林又是一鞠躬，客色林跟他出去。拉伊娜把百葉窗關起來，回過身來看見羅卡站在那兒。羅卡自始至終冷眼旁觀。）

拉 羅卡，兵士沒有去之前，不要離開我的母親。（羅卡對拉伊娜看了一眼，對榻上，對窗帷看了一眼，偷偷的努努嘴，自己好笑，走出。拉伊娜跟她到門口，把門砰的一聲關起來，狠命的把門一鎖。那個人立刻從帷後走出，把劍收進鞘內，很輕快的把恐懼心丟開一邊。）

男子 好險呀！但是失之毫釐就無異差以千里。親愛的年輕女士，我是你誓死不變的僕人。爲你的緣故，我懊悔當初不會加入保加利亞軍隊而投進塞爾維亞的軍隊。我並不

是塞爾維亞本國人。

拉 (高傲的樣子) 我知道，你是奧國人。奧國人在後曠使塞國人來剝奪我們國家的自由，而且要我們供給軍官，替他們帶領軍隊。我們痛恨這般奧國人！

男子 奧國人！我並不是奧國人。不要恨我，親愛的小姐。我不過是一個瑞士人，我是受人家僱傭以兵爲業的。我加入塞國，是因爲塞國地方較近便點。不要太苛刻，我們不是已經給你們打得七零八落嗎？

拉 你還說我苛刻嗎？

男子 那裏！你是慷慨極了！——英雄極了！但我還沒有脫險呢。這一陣搜索一會兒就過了，但今夜他們一定還要斷斷續續的鬧個一晚，過一會外面稍爲冷靜時，我得乘機離開此地。我再在這裏等個一兩分鐘，你不以爲意嗎？

拉 不要緊。你還要冒險出去，我很替你擔心。(指榻上) 你不妨坐——(他的話中斷。她看見榻上的手槍，不覺失聲而呼。他心神未定，像一匹受驚的馬，嚇了一跳。)

男子（愠怒。）不要這樣子的恐嚇我。到底有什麼事？

拉 你的手鎗！始終很顯露的放在那裏，就在那個軍官眼睛之下。好險！

男子（無故受驚，心中不快。）哦，就不過這樣嗎？

拉（很傲慢的對他看，愈加的看不起他，覺得他這個人很易與。）對不起我使你受驚。
（她拿起手鎗遞給他。）請你拿去，可以防備我。

男子（聽見她的譏諷，很疲弱的笑一笑，把手鎗接住。）沒有用處，年輕的小姐，裏頭沒有東西，沒有裝彈子。（他望着手鎗，聳一聳眉，裝出很鄙夷的神氣，把手鎗放在盒裏）

拉 那麼，裝起彈子來呀。

男子 我身上沒有火藥。打仗時彈子有什麼用處？我總是帶巧古力來代替彈子。昨天我把最後的一塊吃了！

拉（平素對於好漢的觀念受了一個意外的打擊。）巧古力！你在戰場上還像小孩一樣，袋裏塞滿了糖菓嗎？

男子 是的，不是很可鄙嗎？

（拉伊娜說不出話，對他瞪視，於是她很鄙夷的走到櫥子那裏，拿了一個糖菓盒子回來。）

拉 請罷，對不起，我吃了許多，只剩這一點。（她把盒子遞給他。）

男子 （如餓虎般。）你真是一個安琪兒！（把糖菓狼吞虎嚥的吃下去。）是奶油！妙極了！（他很急切看看盒子裏還有沒有，知道沒有了，他很安命的就算了。）親愛的小姐，天保佑你，你要曉得一個人是不是老兵，只要看他的手鎗袋跟火藥盒，凡是新兵總帶着手鎗跟火藥，老兵帶的總是零食，謝謝你。（他把盒子還給她，她很不屑的從他的手裏攫取過來，隨手丟去，她表示不耐狀，舉動燥急，使他又喫了一驚。）唉！不要這樣倉皇，好小姐，不要因為我方纔嚇了你借此報復。

拉 （高傲狀。）嚇了我！先生你知道不知道我雖然是一個女子，我的勇敢並不讓於你。
男子 不錯，你沒有在炮火之下作戰了三天，兩天我還勉強受得住，三天則世上沒有人

能够吃得消。我現在是跟一隻老鼠一樣的膽小。（他坐在榻上，兩手扶頭。）你要不要我哭給你看？

拉 （連忙說）不要。

男子 你只要自居爲保姆，把我當一個小孩般的責罵。假使我現在是在軍營中，他們一定要跟我大開頑笑。

拉 （有一點感動）可憐。我不罵你。（聽見她同情的口氣，抬頭望她，露出感激的樣子。

她連忙板起臉來，冷冷的說道。）恕我冒昧，我們的兵不是這個樣子。（她離開榻邊。）

男子 沒有這個事，他們也是這樣。世上只有兩種兵，一種是老兵，一種是新兵。我已經當了十四年的兵。你們的兵士，有一半還沒有聞過火藥的氣味呢。你知道爲什麼你們把我們打敗了。完全是由於不諳戰術的緣故。（憤憤然。）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外行的軍人。

拉 哦，把你們打敗了就算是外行嗎？

男子 啊，不是這樣說。你想，帶了一隊騎兵向一列的機關槍衝上去，明知道對面一開鎗，五十碼之內休想有一兵一馬能夠近前，這也算是內行嗎？當時我看見這個情形，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拉 （她的高興，她的英雄的夢又恢復回來，很熱烈的面向他。）你看見了那個馬隊的衝鋒嗎？告訴我罷。把詳情說給我聽。

男子 你從沒有看過馬隊的衝鋒嗎？

拉 我從何看見？

男子 哦，也許沒有——自然沒有很好頑的，好比抓一把豆望玻璃窗上一擲，頭一顆先到，接着又是兩三顆，最後好幾顆一陣子同到。

拉 （睜大眼睛，兩手交握着舉起來，如醉如癡的。）啊，頭一個——勇士中的勇士！

男子 （殺風景！）哼！你沒有看見他那狼狽的樣子，拚命的把馬勒住。

拉 爲什麼要把馬勒住呢？

男子（對她無意識的問句表示不耐狀。）你還不知道嗎？他管不住他的馬，自然是爲這個緣故。你以爲他願意比別人先到，有意去送命嗎？隨後大家都到了，那般新兵魯莽熱烈，可以一望而知。老兵團結一起，跟在後頭。他們知道他們自己不過是一種槍彈，打仗是沒有用處的。他們的傷大都是膝蓋受創，這是由於他們座下的馬撞在一起的緣故。

拉 嘿！我不信那個爲首的人是個懦夫，我相信他是個英雄！

男子（半談諧的。）你如果看見他今天衝鋒的樣子，你一定這樣說。

拉（喘息。）啊，對了！告訴我，告訴我他怎樣。

男子 他那副神氣正像劇中的歌者——面目端整，風度翩翩，一雙神彩奕奕的眼，一副漂亮的鬍鬚。他一聲吶喊，像一個吉訶德先生向風磨衝鋒一樣，我們望着他放聲大笑。我們的軍曹面如死灰跑前來告訴我們說他們送來的火藥尋錯了一種，在十分鐘內我們莫想開火。我們一聽見了這句話，欲哭不能。我雖然曾經逢到一兩回危險，從來沒

有這樣狼狽過。而且我連手槍的彈子都沒有——身上只有巧古力，也沒有刺刀——什麼都沒有。他們自然把我們殺得七零八落。而那位吉訶德先生像一個軍樂隊長，在那裏手舞足蹈的自鳴得意。他自以為幹了一件極聰明的事，其實他應該受軍法裁判。自古以來戰場中的傻子，要以他為最膽大妄為了。他和他的聯隊的行動無異自殺，只僥倖手槍沒有命中。

拉（深為不悅，仍然忠於她的理想。）真的嗎？你如果再看見他，你還能認得他嗎？

男子 我永遠不會忘了他。（她又走到櫥邊，他望着她的行動，盼望她再有什麼東西給他吃。她把架子上的照片取下，交給他。）

拉 這就是你所說的那位先生——一個愛國英雄，我的未婚夫。

男子（看照片。）萬分的抱歉。（望她。）你引誘我說了許多話，未免太不公平了。（又對照片看了一眼。）是的，就是他，決不會錯。（他幾乎笑出來，勉強抑住。）

拉（很快的說。）笑什麼！

男子（忸怩，但仍忍俊不禁。）我並沒有笑，真的沒有笑。無論如何，我並沒有故意笑。但
是我一想起他那種樣子，向風磨衝鋒而自以為幹了一件最出色的事——（強抑笑
聲而噙。）

拉（嚴厲得很。）把照片還給我，先生。

男子（誠心的懊悔。）自然，自然。我實在萬分的抱歉。（她故意的把照片在唇上親一
親，對他熟視一下，然後回到櫥邊，把照片放在原處。他跟在後面，謝罪。）也許是我錯了。
一定是我錯了。他大概早已聽見火藥的事情，明知道沒有危險。

拉這不是說他是一個釣名沽譽的懦夫嗎？你先前還沒有敢說這句話。

男子（表示灰心，態度可笑。）跟你說是沒有用的，親愛的小姐。我不能使你用軍人的
眼光來看這件事。（他回身向榻走，忽然遠處又聽見槍聲。）

拉（看見他靜聽槍聲，很嚴厲的說。）這樣，於你是再好沒有了。

男子（轉過身來。）怎麼說？

拉 你是我的仇敵，你又在我掌握之中。假使我是一個軍人，你想我應該怎樣對付你？

男子 啊，不錯，親愛的女士，你總是對的。你待我何等的好，到死我不會忘記那幾塊奶油
巧古力。你那種舉動不是軍人的，是天上安琪兒的。

拉 （冷冷的。）謝謝你。現在我要做一個軍人的舉動。你對我的未婚夫說了那幾句話
後，我不能容你在這裏。我要先到涼臺上去看看，你現在爬下去有沒有什麼危險。（她
轉身向窗。）

男子 （變色。）叫我緣那個水管爬下去住！等一等！我做不到！我沒有這個膽量！只要想
起這個，我的頭就覺得昏眩。剛纔逃命時爬上來倒也很快，不覺怎樣。現在叫我平心靜
氣的爬下去！——（他坐於榻上。）萬萬做不到。算了罷。你可以叫人。（他垂頭喪氣，兩
手扶頭而坐。）

拉 （爲憐憫心所融化。）唉，不要這樣氣餒。（她帶着母性的仁慈，俯臨於他上面。他儘
在搖頭。）啊，你真是一個不中用的軍人——巧古力軍人來，不要這樣灰心。你要曉得

與其束手就縛，何如冒險爬下去。

男子（她的語調有一種催眠的力量，他如在夢中的說。）不對，束手就縛，結果不過是死。死就是睡——啊，睡呀！睡呀！睡呀！安安靜靜的睡呀！爬下水管要努力，要用心思！還是死好，好十倍。

拉（依着他的倦乏的音節，輕輕的，用驚奇的口氣跟他說。）你竟這樣子的渴睡嗎？

男子 從戰事開始後，我從沒有好好的睡過兩個鐘頭。我是在參謀部裏服務，你大概不懂這句話裏的意義。我有三十六點鐘沒有閉過眼。

拉（發急。）那麼叫我怎樣處置你呢？

男子（搖搖不定的站起來。）我自然總要揀一條路走。（自己振撼自己的身體，提起精神，提起勇氣自言自語道。）你聽着，不管有睡沒有睡，疲倦不疲倦，肚裏餓不餓，一件事非做不可，你沒有做不到之理。那個水管，非爬下去不可——（以手擊胸，繼續道）——你聽見了沒有——你這個巧古力軍人？（他轉身向窗。）

拉 (爲他擔憂) 如果你跌下去那怎麼辦?

男子 那麼我將睡在石地上，好比睡在烏毛的床上一樣。再會。(他大膽向窗走去。他的手剛放在百葉窗上，底下街上忽然又是一陣驚人的槍聲。)

拉 (衝過去) 住!(她抓住他的肩膀，使他轉過身來。)你這樣子要給他們打死。

男子 (冷靜，但仍很注意她的話。)不要緊。這種事在我日常生活中是免不了的。我終須冒險一試。(下決心)現在你依我的話做。把蠟燭滅掉。我開百葉窗時，他們方不至於看見這裏的火光。無論如何不要立在窗口。如果我給他們看見了，他們一定要對我

開槍

拉 (攀住他) 你一定會給他們看見，你看月光多麼亮。讓我來救你罷——你爲什麼這樣的漠不關心呢? 你要我救你，是不是?

男子 我實在不願意太過麻煩人家。(她發急把他狠命的振撼。)老實說我並不是漠不關心，親愛的小姐。但是有什麼辦法呢?

拉 請你不要站在窗口。(她把他引到房間的中心。他毫無抵抗跟她走。她放手，用一種長者的口氣對他說。)你聽，你可以信任我們，暫住在這裏。你還不知道你現在是在誰的家裏。我是一個佩脫考夫。

男子 什麼？

拉 (有些憤怒。)我說我是佩脫考夫族中的人，在保加利亞要算最富裕，最有名的一族。

男子 哦，是的，是的。請你原諒。佩脫考夫，對了。我真是一時糊塗！

拉 你明明到這一分鐘方纔聽見佩脫考夫這個名字。你爲什麼假裝知道。

男子 對不起。我實在太疲倦，不能思索。你又忽然換一個題目，叫我如何能夠應付。請你不要責備我。

拉 哦，我忘了，你會哭的。(他很莊重的點點頭。她撇着嘴。於是她又恢復她那保姆的態度。)我父親在我們軍中的職位比無論那一個保加利亞人都高。他是一個少校(很

得意的樣子。）

男子（假裝驚嘆的樣子。）少校！你想，是一個少校！

拉 你看見這裏只有我們的房子有兩層窗，你便以為必須爬上涼臺，不知道房子裏面有梯子可以上下，這一點你却弄錯了。

男子 梯子！真是好極了！你們的生活真是奢侈得很，親愛的小姐。

拉 你知道圖書室是什麼嗎？

男子 圖書室？一房子的書。

拉 對了，我們有一個圖書室，在保加利亞是獨一無二的。

男子 真的一個圖書室嗎？我真想見識見識。

拉（矜持狀。）我告訴你這些東西，使你明白，你不是在無知的鄉下人的家裏，一看見你的塞爾維亞的制服便殺死你，我們是文明的人。我們每年到 Bucharest 去聽歌劇。

我在維也納曾住過一個月之久。

男子 我早就知道。我一看見你便知道你是見過世面的人。

拉 你沒有看見過 Fernani 的歌劇嗎？

男子 是不是裏頭有一個穿紅絨衣服的魔鬼，還有一隊兵士的唱班。

拉 (鄙夷狀) 不對！

男子 (倦極而打呵欠，強抑住) 那麼我不曉得。

拉 我以為你應該還記得 Fernani 逃命那一段的情景。他正像你今晚的情形一樣，有敵人在後追逐。他逃到一個 Castile 貴族的堡裏，不料這個貴族就是他的深仇。貴族不肯把他送出去，因為客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。

男子 (忽然蘇醒了一點) 你們也有這種觀念嗎？

拉 (莊嚴的樣子) 我的母親跟我都了解你所謂的『這種觀念』。如果當初你沒有用手槍來嚇我，奔投到我們這裏求我們的保護，你將安如泰山，好比住在你父親家裏一樣。

男子 真的嗎？

拉 （作不耐狀，轉身。）跟你說不明白。

男子 不要生氣，你知道我所處的地位，一步都錯不得的。我的父親是很好客的，他有十家旅館在他管理之下，但我還不敢完全信任他。你的父親怎樣呢？

拉 他現在不在家裏，在 *Sivnitsa* 爲國家打仗。我可以擔保你的安全。我們可以握手爲約。這樣子你放心了嗎！（她伸出她的手。）

男子 （望着自己的手，猶豫不決。）不要跟我的手接觸罷。我得先洗洗手。

拉 （感動。）謝謝你的好意。你倒是一個秉禮君子。

男子 （不懂。）什麼？

拉 你不要以爲我覺得奇怪。真真是上等社會的保加利亞人——像我們這種地位的人——差不多天天洗手。但我領受了你的禮意。你不妨握我的手。（她又伸出手來。）

男子 （兩手放在背後，以口親之。）謝謝你，仁愛的小姐。我現在覺得十分安穩了。你現

在似乎可以把這個消息，告訴你的母親。我祕密的躲在這裏，時間過長，似乎不大妥當。

拉 那麼我去了，你要安安靜靜的在這裏候我。

男子 自然。（他坐在榻上。）

（拉伊娜走到床邊，把皮大衣披在身上。他的眼睛閉了。拉伊娜向門走去，回過頭來對
他再望一望，看見他要睡着了。）

拉 （在門口。）你沒有睡着嗎？（他嘴裏咕嚕幾聲，不知說的什麼。她跑過來，振撼他的身體。）聽見了沒有？快醒，你要睡着了。

男子 唔？睡着——？沒有，沒有這事。我不過是在想，不要緊，我一點不渴睡。

拉 （嚴厲得很。）我走開時，請你站着。（他勉強站起。）一直站着，不要忘了。

男子 （搖搖不定的站着。）一定的，一定的。你可以放心。（拉伊娜很狐疑對他看，他憨笑。拉伊娜勉強強的走出，到門口時又回頭看他，他打呵欠，幾乎給她捉住。她走出。）

男子 （倦極欲睡。）睡呀，睡呀，睡呀，睡呀，睡呀，（聲音漸低漸弱幾不可辨。將睡着了，身

體往前傾跌，又驚醒了。）這是什麼地方？我要曉得這是什麼地方？萬萬不可睡着。只有危險能够使我不睡——記住——（專心致意。）危險，危險，危險，危險——危險在那裏？一定要找到他。（他茫茫然在房裏亂闖找危險。）我找什麼？危險，危險，到底找什麼我也不知道（他撞在床上。）啊對了，我知道了。現在好了。我是要上床，但不可以睡着——萬萬不可睡着——因為有危險，也不要睡倒，只可以坐着。（他坐於床上，面上現出一種安樂的神情。）啊！（如釋重負的吐一口氣，仰身睡倒，最後再努力一下，把一雙着靴的脚舉起放在床上，立刻熟睡。）

（客色林進來，後面跟着拉伊娜。）

拉 （對榻上一望。）他不見了！我去時他還在這裏。

客 這裏！一定從這裏爬——

拉 （看見他。）啊！（她手指他。）

客 （氣極了。）好！（她大踏步走到床的左邊，拉伊娜跟她走，站在床的右邊面對着客）

色林。(他睡得很熟。這個混帳東西！)

拉 (很擔心的樣子) 噓！

客色林 (振撼他的身體) 喂，先生！(更用力的振撼他) 先生！(拚命的振撼他) 先生！

拉 (拉住她的臂) 媽媽，不要這樣。這可憐的孩子已經倦乏不堪。讓他去睡罷。

客 (放了他，驚異的回頭對拉伊娜) 可憐的孩子！拉伊娜！(她嚴厲看她女兒的臉。那個男子仍舊在熟睡中)

第一幕

一八八六年三月六日。佩脫考夫少校家裏的園中。春天的早晨，天氣晴朗。園中的景色美麗而且鮮明。柵外看得見尖塔的頂，由此曉得那邊一定有一個小鎮在山谷之中。再過去幾英里，我們的眼界給巴爾幹諸山所擋住。在園的右方看得見房子的側面，有一個門通於園中，門口有幾層石階。園的左方有一所馬廐，馬廐的門就對着花園。沿着房子跟柵欄邊種了不少的短矮的果樹，樹上晾了許多洗淨的衣服。房子旁邊有一條路，在轉角處有兩層階級，到了房子前面這條路便看不見了。在園的中

心有一張小桌子，兩張曲木椅子。桌子上放着早餐的陳設，一隻土耳其的咖啡壺，幾隻杯子，幾塊小麵包等。杯子是已經用過了，麵包也碎了。靠左方的牆上放着一張花園的椅子。

羅卡嘴裏嚼一支香烟，站在桌子跟房子之間。一個男僕人正在對她發議論。她憤怒中夾着鄙夷不屑的神氣，以背向他。男僕是個中年的人，脾氣和平，思想雖然卑下，智力卻很銳利。他有一種僕人的知足心，他自己覺得在傭僕中的地位較高，頗以為榮。他對事計劃周詳，實事求是，不依空想。他穿着保加利亞裝的短衣，邊上鑲花紋。披着肩巾，穿寬大的短褲，上有有花紋的裹脛布。他頭髮剃到頭頂上，因此有一種日本式的額。他的名字是尼可拉。

尼可拉 羅卡，你再不聽我的警告，後悔無及。你這種舉動是不行的。我曉得東家的脾氣。她自視甚高。她萬萬想不到她的僕人敢對她無禮。如果她知道你故意的跟她作對，她一定要叫你走。

羅 我是跟她作對，我要跟她作對。我何愛於她？

尼 你如果跟這家鬧翻了，我是不能娶你的。這個等於跟我鬧翻了一樣！

羅 哦，你倒幫她跟我為難嗎？

尼 （恬靜的。）我永遠要靠他們的照顧。我離開這裏到梭非亞去開店時，他們的照顧可以抵一半的資本，他們說一句壞話，可以使我破產。

羅 你這個人一點骨氣都沒有。他們敢說我一句嗎？

尼 （憐憫狀。）我想不到你竟這樣糊塗。但你的年紀還輕，你的年紀還輕。

羅 不錯。我年紀輕。你不是更歡喜我嗎？我雖然年紀輕，他們家庭裏有幾個不可告人的祕密在我手裏。看他們敢跟我決裂！

尼 （高傲中夾着憐憫心。）如果他們聽見你這樣子放肆，你想他們將如何對付你？

羅 他們有什麼方法可想？

尼 說你造謠言，把你辭掉。以後你說的話，有誰來相信你？以後誰肯雇你在這裏服役的？

人有誰敢公然跟你來往？你的父親的小小的田地能够保持多久？（她不耐煩的把香煙頭丟在地下，又用腳去踐踏他。）孩子，你不知道這般貴人對我們這般人的權力之大。我們想從窮苦中起來跟他反抗，那裏敵得過他們。（他走到羅卡身邊，輕輕的說。）你看我罷，在他們家裏做了十年了。你以為我對於他們的祕密一無所知嗎？我知道太太有許多事情萬萬不肯讓老爺曉得。老爺也有幾件祕密在我手裏。如果我到太太面前曉舌，那麼老爺在半年之內將不得安寧。拉伊娜的事我也曉得一點，她和塞其曷史的親事會破裂，假使——

羅（疾視他。）你怎麼知道？我沒有告訴你過！

尼（張眼作狡獪狀。）啊，這就是你的小祕密嗎？我早就料到不過是這類的事。你還是聽我的話，對主人恭敬一點。這樣子太太覺得不論你知道不知道他們的事，他們總可以相信你能够守口如瓶，忠心服侍他們。這是他們所歡喜的。這樣子你能够得到他們的好處。

羅 (深刻的鄙視他) 尼可拉, 你真是一個天生的奴才。

尼 (不以爲意) 是的, 這是僕人成功的祕訣。

(左邊木門上, 外面有人用鞭柄敲門, 聲音很響。)

外面男子的聲音 喂! 喂! 尼可拉!

羅 是老爺從前敵回來!

尼 (急忙的說) 我告訴你, 羅卡, 戰事已經停止了, 快去弄一點新鮮的咖啡來。(他自己跑到馬房裏去。)

羅 (把咖啡壺跟杯子放在盤上, 帶到屋內) 你莫想把奴僕的精神灌輸給我。

(佩脫考夫少校從馬廐裏走進來, 後面跟着尼可拉。他是五十歲左右的人, 天性高興, 容易激動, 狀貌平庸, 舉止粗俗。他除了他的進款及他在本城的地位外, 沒有什麼大志, 本性如此。此刻因爲戰事的關係, 他得到軍職, 自己很得意。他在本城是個要人, 所以能够得到這個職位。塞爾維亞的侵略把保加利亞人愛國的熱血都鼓動起來。在戰爭中

他的熱狂總算把他支持過去。但是現在戰事完了，又回到家裏，他很快樂。

佩 (用鞭指桌) 就在外面用早餐嗎?

尼 是的，先生。太太跟小姐剛剛進去。

佩 (坐下，取一麵包) 進去告訴他們，我已回來了，帶一點新鮮的咖啡出來。

尼 就來了，先生。(他向房子的門走去。羅卡手裏拿着一個盤，上面放着新鮮的咖啡，一個乾淨的杯子，還有一瓶白蘭地。在路上碰到他。) 你告訴了太太沒有。

羅 告訴了，她就要來了。

(尼可拉進屋。羅卡把咖啡放在桌上。)

佩 塞爾維亞人沒有把你帶走嗎?

羅 沒有，先生。

佩 很好，你有沒有把可宜牙克〔酒名〕帶來?

羅 (把瓶子放在桌上) 這裏，先生。

佩 很好。(他倒一點於咖啡裏。)

(客色林從屋內走出。時間還早，她只草草的梳妝了一下。她身上是一件紅色的梳妝長衫，本來很鮮豔的，現在已經退色了。她的烏黑的厚髮上繫了一條有色的手帕。她赤着脚穿着土耳其的拖鞋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仍然很好看，很大方。羅卡進屋。)

客 我的親愛的保羅，真是想不到。(她在椅背後俯身吻他。他們有沒有弄新鮮咖啡給你?)

佩 有的，有羅卡服侍我。戰爭已經終止了。三天前在 Bucharest，已經把和約簽好了。解散軍隊的命令昨天下來。

客 (挺身，目光奕奕的。)戰爭完了！保羅，是不是奧國人逼迫你講和？

佩 (柔順的樣子。)我愛，他們並沒有請教我。叫我有什麼法子？(她坐下，掉頭不顧。)

但是條約是很體面的，這一點我們很留意講和——

客 (氣極了。)講和！

佩 (慰解她)——但不是友誼的關係，你要曉得，他們要把這一項放進去，我堅執要
把他刪去，此外我還有什麼法子呢？

客 你應該把塞爾維亞滅去，使亞立山大王做巴爾幹諸國的皇帝，如果是我，我一定要
這樣辦。

佩 吾愛，一點也不錯，但這樣子非先滅奧國不可，那麼我們將不免離別太久，我在前敵
很思念你。

客 (色霽)呀！(伸出手來越過桌面，很親熱的緊握他的手)

佩 你近來身體怎樣，吾愛？

客 還是那個老不肯好的喉痛，此外沒有什麼。

佩 (自信甚堅)這是由於你天天洗脖子的緣故，我告訴你多少次了。

客 胡說，保羅！

佩 (一邊抽烟，喝咖啡，一邊說)我不贊成過度的實行這般新式的花樣，這樣子的洗

個不歇，於身體一定不相宜的，我看未免太過矯揉做作。在 Phillipopolis 有一個英國人每天早晨起來用冷水澆身，怪脾氣！這種花樣都是從英國來的。英國的天氣使他們身體髒，不能不時時刻刻洗身。你看我的父親，他生平沒有洗過一回澡，但他活到九十八，在保加利亞可以算得一個最康健的人。爲體面起見，每禮拜洗一回澡我也不反對。但天天洗澡就未免太過頭了。

客 保羅，你究竟還是一個野蠻人。你在那般俄國軍官面前，我希望你能够自知謹慎。

佩 我已經竭力矜持，我還使他們知道我們家裏有一個圖書室。

客 呀，但你沒有告訴他們圖書室裏有一個電鈴？我新近裝了一個。

佩 什麼是電鈴？

客 你把一個扭子一捺，廚房裏便叮叮響起來，於是尼可拉來了。

佩 爲什麼不喊他來呢？

客 文明的人從來不大聲呼喚傭人的。你不在家時，我聽見人家說的。

佩 我也學到一件事我來告訴你。文明的人在客人看得見的地方從不把衣服掛出來

晾的。所以你還是把這些（指樹上的衣服）衣服收起放在別處。

客 那有這個話，保羅。我不信真真上等人會注意這種地方。

（馬廐大門外面有人敲門聲。）

佩 那是塞其曷史。（大聲呼喊。）喂，尼可拉！

客 唉，保羅，不要大聲叫人。實在不大文雅。

佩 胡說！（叫得更響。）尼可拉！

尼 （現於房子的門口。）是，先生。

佩 如果是沙拉諾夫少校來，你把他領到這邊來。（他把第二音重讀——Sarahhoff）

尼 是，先生。（他走向馬廐去。）

佩 吾愛，你去跟他談話，等到拉伊娜來再交給拉伊娜。他怪我們不升他的官，刺刺不休，

我實在聽厭了。他要升到我的頭上，你曉得嗎？

|客 等他跟拉伊娜結婚時，你們應該升他的職位。而且我們國家應該堅持至少要有
一個本國人的將軍。

|佩 是的，這樣子使他能够把一旅的兵犧牲掉，他本來只能夠犧牲一聯隊的兵。這是不
行的，吾愛。非等到我們確實知道永久沒有戰事，他是莫想能夠升官的。

|尼 (在大門口報告。)塞其曷史沙拉諾夫少校！(他進屋，帶一張椅子出來放在桌邊。
於是他退去。)

(沙拉諾夫少校就是拉伊娜屋內那張照相的本人。他是一個身材很高，性情浪漫的
美男子。他能耐勞苦，性子剛烈，富於幻想，正像一個野性未除的山中的土酋。但他的儀
表不俗，卻又是文明人的風格。他的眉毛彎彎像羊角的形狀，繞於額骨的兩端。他的眼
光銳利，一絲都不放過。他的鼻子，鼻梁高，鼻孔大，但尖銳，瘦削，而靈敏。他的下頰顯出他
的剛強的性格。這幾個特點很像巴黎時髦社會中的人物。總而言之，這個聰明，富於想
像的野人有很銳利的批評的智力。自從西方的文化到巴爾幹後，他的智力因新的接

觸而起強烈的活動。其結果正等於十九世紀思想新到英國變為拜倫主義。他有很高的理想，不但別人不能達到，他自己也不能達到，因此而鬱鬱不樂，因此對於人類發生一種玩世不恭的譏蔑的態度。他對於他自己的理想深信不疑，世人違背這種理想，在他看來真可以證明世界的卑鄙。他的觀察敏銳，在人世中間無時無地不發現人類的弱點，因此裝出一種畏避的樣子，譏諷的神氣。因為上述種種的原因，他得到了一種半悲哀半譏諷的態度，一種神祕的憂鬱，好像他的已往的生活中曾經發生過可怕的悲慘的事情，使他抱恨無窮。Child Harold 所以能够顛倒同時代的英國老太太者就是靠這一點。總之，拉伊娜心目中的英雄正是如此。客色林的高興，正不減於拉伊娜，她的表情則更有甚於拉伊娜。塞其曷史進大門時，她一團高興的站起來去招呼他。佩脫考夫却不肯為他而無事自擾。

佩 你已經來了嗎，塞其曷史。高興得很，又看見你！

客 我的親愛的塞其曷史！（她伸出兩手。）

塞 (很恭敬的親她的手) 我的親愛的母親，你許我這樣稱呼嗎？

佩 (冷冷的) 丈母，塞其曷史，是丈母！坐下，喝一點咖啡罷。

塞 謝謝你，我不要喝。(他看見佩脫考夫對於飲食那樣高興，有點不屑，他離開桌子，倚於階級的闌干上，裝出一種閒雅的姿勢。)

客 你真是好看極了。這一次的戰事後你比戰前更加進步。大家都爲你顛倒。我們對於你那個勇壯的馬隊衝鋒真是高興得手舞足蹈。

塞 (冷冷的帶着自嘲的口氣) 馬丹，我的軍事的名聲發生於這一役，也毀滅於這一役。

客 怎麼說？

塞 我用錯誤的方法打了勝仗，我們的能幹的俄國軍官用正當的方法打了敗仗。這樣子他們通盤的計劃給我打破了，他們自尊的心給我所傷了。他們的兩個聯隊長依正確的軍事學的原理給人家打退了。還有兩個少將完全依軍事規則送了兩條命。那兩

個聯隊長現在升做少將了，而我仍舊是一個簡單的少校。

客 塞其曷史，你不會老在這個地位。我們女人們都要幫你的。我們一定不讓你受委曲。

塞 沒有用，已經太遲了。只要和約一成，我就上辭職書。

佩 （喫了一驚，把手中杯子掉下來。）辭職！

客 呀，你一定要收回這個意思！

塞 （堅定而嚴重的口氣，兩臂交叉。）我從來不收回我的話！

佩 （煩惱。）誰料得到你會有這種舉動？

塞 （熱烈的。）凡知道我的人，都料得到好了，不必再談我的事了。拉伊娜近來怎樣，她在那裏？

拉 （忽然在轉角處出現，站在路上石階的最上層。）拉伊娜在這裏。（大家的目光都注在她身上。她的樣子真好看極了。她裏面穿着一件淡綠色的綢衣，外面披着一件薄薄淡褐色，繡金的粗布外衣。她頭上戴着一頂很好看的金飾的弗立及亞帽子。塞其曷

史喜極而呼，熱烈的走前去迎她。她伸出她的手，塞其曷史武士式的跪下一腿，親她的手。

佩（得意洋洋，一種父母的驕矜露於面上，輕輕的對客色林說。）好看極了，你說對嗎？她總在最適當的時候出現。

客（不耐狀。）是的，她早就在那裏偷聽。真是一種壞脾氣。

（塞其曷史領拉伊娜前來，執禮甚恭，好像她是一位皇后樣子。他們走到桌邊時，拉伊娜轉向他，對他點首，他鞠躬。於是他們倆分離開，塞其曷史走到他的原位。拉伊娜走到她父親椅子後面。）

拉（俯身親她的父親。）親愛的父親！歡迎你回家！

佩（輕拍她的頰。）我的小寶貝。（他親她。她跑到尼可拉爲塞其曷史所設的椅子，坐下。）

客塞其曷史，你現在已經不是一個軍人了嗎？

|塞 我已經不是個軍人了。親愛的馬丹，作戰是懦夫的技術。你自己強的時候就拚命的攻擊人家，你弱的時候就躲開不讓人家攻擊。這是作戰勝利的祕訣。總要使你的敵人處不利的地位，萬萬不可以同等的地位跟他作戰。少校，你說對嗎？

|佩 他們不讓我們公公道道的決一勝負。但是我想戰爭也是一種生意，不能逃出生意的公例。

|塞 一點也不錯。但我並不希望做一個大商人，所以我就聽了那個商人軍官——就是在 Peerof 跟我們交換囚虜那個人——的勸告，棄掉這個職業。

|佩 什麼，就是那個瑞士人嗎？塞其曷史，我常常想起那回的交換。關於馬的交易，我們上了他的當了。

|塞 我們當然吃他的虧。他的父親是一個旅館和馬廐的主人。他就是靠他識馬的才幹得到進身之階，（假裝羨慕的樣子。）他才是一個真正的軍人——他渾身沒有一點不是軍人！如果我能够替我們的聯隊買馬，而不帶了馬去送死，那麼我現在已是元帥

了！

客 瑞士人他在塞爾維亞軍隊中做什麼？

佩 不用說是志願兵了。他很用心的學習他的職業。（吃吃而笑。）如果沒有這般外國人教我們，我們真不知道怎樣打仗。我們對於軍事一點也不懂，就是塞爾維亞人也是如此。沒有外國人，連戰爭都不會發生。

拉 塞爾維亞軍隊中，瑞士軍官很多嗎？

佩 不——都是奧國人。正如我們的軍官都是俄國人一樣。我所碰到的瑞士人只有他一個。我以後永遠不敢信托瑞士人了。他給當我們上——他騙我們叫我們把五十個身強力壯的人去換兩百隻不堪再用的戰馬。連肉都不能吃！

塞 那個老練的軍人把我們當小孩子般玩弄於股掌之上。少校，我們真是兩個無知無識的小孩。

拉 他是什麼樣子？

客 啊，拉伊娜，這有什麼問題！

塞 他好像一個穿軍裝的行旅商人。自頂至踵完全是個生意人。

佩 （露齒而笑。）塞其曷史，把他的朋友告訴我們的那個離奇的故事說給客色林聽。

Slivnitsa 一役之後他怎樣逃走？你記得嗎？——兩個女人怎樣把他藏起來。

塞 （譏諷中夾着倖倖之意。）是的，真是一樁浪漫的故事。他在礮隊中服役——就是我違背兵法去衝鋒的那個礮隊。他既然是個老兵，他也像別人一樣的逃走，我們的馬隊跟在後面追擊。他爲要避開我們的注意，他竟躲到一位年輕的愛國的保加利亞姑娘的臥房裏。那位姑娘給他的行商的花言巧語所迷住。她很守禮的款待他。過了一兩鐘頭，她方去叫她的母親來，不然人家將要說她閒話。那位太太也給他迷住了。第二天早晨她們送他走，把房子主人的舊外衣給他穿，以避人家的耳目。那時主人還在前敵作戰。

拉 （巍巍然的站起來。）塞其曷史，軍營中的生活使你態度變爲粗鄙。我想不到你會

把這種故事當我面前說給我聽。（她冷冷的轉向別處。）

客 塞其曷史，她的話一點也不錯。如果世上有這種女人，你也不該說給我們聽。

佩 吓！瞎鬧！這有什麼關係？

塞 （自覺慚愧。）不對，佩脫考夫，這是我的錯處。（以誠懇的謙恭對拉伊娜說。）請你恕我。我剛纔的行爲實在太不堪。恕我，拉伊娜。（她很矜持的俯身領之。）馬丹，我也請你恕我。（客色林很和藹的鞠躬，於是坐下。）塞其曷史又開始對拉伊娜發言，態度很嚴肅。在過去幾個月之內我看見了許多人生的卑劣的地方，所以不覺變爲玩世不恭。但我不該把這種態度帶到這裏來，更不該帶到你的面前，拉伊娜。我——（在這個當兒他回頭看大家，預備發表一篇大議論，給佩脫考夫所阻。）

佩 胡鬧，塞其曷史，真是無事自擾。一個軍人的女兒一點點辛辣的話都受不起嗎？（他站起。）來，我們該商量正事了。我們要打算怎樣把那三個聯隊送回到 Phillipopolis 去——在 Sophia 那條路上是沒有糧草的。（他向房子走去。）來罷。（塞其曷史就要

跟他走，客色林站起來，阻止他。）

客 唉，保羅，你一刻都不能放過塞其曷史嗎？
拉伊娜還沒有好好的看見他呢。也許我能
够幫你解決那些聯隊的問題。

塞 （抗議。）我的親愛的馬丹，這是不行的。你——

客 （以戲弄的態度截住他的話。）我的親愛的塞其曷史，你不要走，忙什麼？我還有兩
句話跟保羅說。（塞其曷史立刻鞠躬退後。）來，親愛的，來看那電鈴。

佩 啊，好的，好的。（他們倆很親熱的走進屋內，只剩塞其曷史跟拉伊娜兩人。塞其曷史
很擔心望着拉伊娜，還怕她怒意未釋。她微笑，伸出兩臂向他。）

（佩脫考夫右邊出，進屋，客色林跟進去。）

塞 （急忙走到她身邊，沒有得到她明白允許之前還不敢去碰她。）你還怪我不怪我？

拉 （兩手按在他的肩上，仰首望他，面上顯出傾慕與敬仰的神情。）我的英雄！我的皇
帝。

塞 我的皇后。（他以虔誠敬懼的態度在她額上親一口。）

拉 塞其曷史，我真是羨慕你！你能到外面的世界上去，到戰場上去，顯出你的真價值，可以以和無論那一個女人匹配，而我只能夠悶坐在家裏——夢想——毫無用處——毫無成就——那裏配做男子的對手。

塞 吾愛，我的事業都是屬於你的，都是你所啓發的。這一次在戰場中，我好像中世紀的武士在他的美人顧盼之下跟人家比武。

拉 自從你去後，我無時不想念你。（很莊嚴的神氣。）塞其曷史，我想我們已經找到了最高尚的愛情。我一想到你，我覺得我無論如何不能做一樁下流的事，或存一個卑鄙的念頭。

塞 我的美人，我的仙子！（很恭敬的摟着她。）

拉 （也抱着他。）我的主人，我的上——

塞 噓——噓！讓我來崇拜你罷，親愛的。你不知道就是世上最好的男子也不配消受女

子最純潔的愛情！

拉 我信托你，我愛你，塞其曷史，你永遠不會使我失望。（羅卡在屋內唱歌的聲音傳出來，他們趕緊釋手。）噓！雖然她在面前，我也不能裝出淡漠的神情，我的心中實在充滿了感情，不能不吐。（羅卡從屋內走出，手中擎着盤子，她走到桌邊，收拾桌上的東西，背向他們。）我去拿帽子，然後我們可以到外面去，吃飯時再回來，你說好嗎？

塞 快一點，你如果去了五分鐘，在我就無異五點鐘。（拉伊娜跑到石階的頂層，回頭看他一眼，兩手一揮送一飛吻給他，他以熱烈的眼光看她走去，於是慢慢回過頭來，回味剛纔那個情景，面上顯出喜悅的神情，他回頭過來，轉移他的視線，無意中跟羅卡的圍身裙的一角相遇，他的眼睛又發光，他偷偷的看她一眼，心神不定的扭弄他的鬚鬚，左手插在腰際，過了一會，他搖搖擺擺，復跟着她，大踏步的踱過來，到桌子的左邊，正對着

羅卡，他說道。）羅卡，你知道高尚的戀愛是什麼嗎？

羅 （詫異）不知道，先生。

塞 是很喫力的一件工作，如果時間太久，事後須得休息一下。

羅 (天真爛漫的) 先生，你要一杯咖啡嗎？(她伸手越過桌面去拿咖啡壺)

塞 (抓住她的手) 謝謝你，羅卡。

羅 (假作要掙脫的樣子) 呀，先生，你曉得我並沒有這個念頭。我真料不到你有這種舉動！

塞 (跑到桌子這邊來，拉她近身) 羅卡，我自己也料不到。如果 *Slivitsa* 的英雄塞

其曷史看見我現在的樣子，不曉得他將以為如何？如果主張高尚的戀愛的塞其曷史

看見我這樣子，他將以為如何？如果在我美麗的身上進進出出的半打塞其曷史，碰到

我們這種情形，將以為如何？(放掉她的手，很敏捷的以手臂攬住她的腰) 羅卡，你以

為我的樣子漂亮嗎？

羅 放我走罷，先生，我將無面見人。(她掙扎，他一點不肯放鬆) 唉，你肯不肯放手？

塞 (熟視她) 不肯。

羅 那麼退後一點，不要讓人家瞧見。你一點常識都沒有嗎？

塞 呀，這樣子方纔近理。（他把她領到馬廐的大門邊，這樣子屋子裏人看不見他們。）

羅 （怨他。）剛纔也許給人家從窗門中看見。拉伊娜小姐一定在探伺你的行爲。

塞 （不悅，放她去。）當心點，羅卡。我也許是卑鄙得很，背叛了高尚的戀愛。但你不該故意的侮辱高尚的戀愛。

羅 （假做正經的神氣。）我一點沒有這個意思，先生。現在你可以讓我去做事嗎？

塞 （又以臂攬她。）羅卡，你真是一個惹氣小精怪。如果你愛上了我，你會不會在窗門中偷看我嗎？

羅 你剛纔不是說你同一時間內有半打人格，那麼叫我如何防守得住？

塞 （大悅。）既伶俐又美麗。（他要想親她。）

羅 （避開他。）我不要你親我。你們這般上等人都是一式的——你避了拉伊娜小姐跟別人調情，她也避了你做同樣的事。

塞 (不覺向後退縮。) 羅卡!

羅 這可以證明，你們並沒有真心實意。

塞 (丟開他的親密的態度，用冰冷的客氣的口氣說。) 如果我們仍然繼續談下去，請

你記住：一個士君子不該跟他未婚妻的僕人議論她的品行。

羅 要曉得在一位士君子心目中怎樣方是正當的行爲不是容易的事。你剛纔不是要想親我嗎？我想不到你還這樣子守禮。

塞 (轉向別處，從大門口回到園裏來，一路以手擊自己的額。) 魔鬼！魔鬼！

羅 哈哈！我雖然不過是拉伊娜小姐的傭人，我想你的六個人格當中有一個是像我的，

(她又回到桌子那裏繼續她的工作，不再去理他。)

塞 (自言自語。) 我的六個人格中到底那一個是真我？這問題不解決使我不得安寧。

六個人格中一個是英雄，一個是丑角，一個是騙子，還有一個有點像流氓。(他歇一歇，偷偷的對羅卡看一眼，繼續說，語氣中含無限的怨恨。) 其中一定有一個是懦夫——

妒忌心很重，一切懦夫都是如此的。（他走到桌旁。）羅卡。

羅 什麼？

塞 我的情敵是誰？

羅 你用金錢也好，用愛情也好，莫想從我這裏探出這個消息。

塞 爲什麼呢？

羅 你不必管爲什麼，而且我一說出來你一定告訴人是我說的那麼我的地方將不保了。

塞 （伸出右手爲擔保。）不會的，我以我的人格爲——（驟然中斷，他的手頽然垂下來，他以自嘲的口氣繼續說下去。）我以我過去五分鐘之內的行爲爲擔保，告訴我那個人是誰？

羅 我不曉得，我從沒有看見過他，我只聽見拉伊娜小姐房間內他說話的聲音。

塞 該死！你怎麼這樣放肆？

羅 (退縮) 呀，我並沒有什麼惡意。你不該把我的話這樣認真。關於這事太太都曉得。

我告訴你如果那個拐子再來，拉伊娜小姐一定會嫁他——不管他願意不願意。我知道你們倆人在彼此面前另外有一種做作跟你們本來的面目不同。(塞其曷史不寒而慄，好像給她刺了一刀。於是他沉下臉來，狠狠的走到她跟前，兩手捏住她的雙臂。)

塞 現在你聽我說！

羅 (畏縮狀) 不要捏得這麼緊，痛得很！

塞 那沒有關係。你自己偷聽人家的私事，還要使我加入，我的人格已經給你沾污了。而且你也背叛了你的主人。

羅 (掙扎) 不要這樣——

塞 這種行爲可以證明你是個卑鄙的小東西，天生的奴才。(他放她去，好像她是個不潔的東西。他拍拍手去穢，走開到靠牆那張板櫈的旁邊坐下。他扭轉頭鬱鬱的沉思。)

羅 (怒極而啜泣。伸手到袖手裏去撫摩她的受創的臂。) 你的口很毒，你的手也會傷

人。但我倒不在乎。我現在知道，不管我是怎樣下流，你也不見得高明。至於拉伊娜小姐，她不過是一個騙子。她的種種好看的态度不過是一種欺人的做作。我一個人起碼可以抵她六個。（她毅然的丟開痛苦，昂然掉頭，繼續去收拾東西，放在盤內。他狐疑的對她看了一兩次。她收拾完了，把盤子裏的襯布的邊覆過來，打算把東西通通帶出去。她正俯身去舉盤，他站起來。）

塞 羅卡！（她站住，狠狠的對他望，手中擎着盤子。）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，一個士君子不可以傷一個女子。（脫帽，以極卑恭的口氣說。）請你恕我的罪。

羅 這種謝罪也許可以使太太小姐們滿意，但對一個僕人有什麼用處呢？

塞 （他的武士的禮貌受此打擊，只得以苦笑置之，很輕蔑的說道。）啊，你要金錢的賠償嗎？（他把帽子戴上，從衣袋裏拿出一點錢。）

羅 （不由自主的眼淚盈眶。）不，我要你把我的傷弄好。

塞 （聽見她的語氣漸漸的氣平了。）怎樣弄好？（她把左袖捲起，右手握着左臂，俯首

看創痕。於是她抬起頭來，對他熟視一回。最後她以高傲的神情把左臂送過去給他親。他大驚，對她望一望，對臂上望一望，於是又對她看一眼，躊躇不決，最後以悚懼的口氣喊道：「萬萬不可！」（於是若將挽焉的連忙走開。）

（她的臂垂下來，她也不發一聲，仍然維持她的假做作的威嚴。她拿起盤子向屋內走去，正好拉伊娜也回來了。拉伊娜帶着帽子，穿着短衫，裝束入時，正合於去年（一八八五）維也納最盛的風氣。羅卡傲然的讓開，讓她走過，於是走進屋內。）

拉 我預備好了，有什麼事？（嬉戲的說）你剛纔跟羅卡調情嗎？

塞 （連忙說）沒有，沒有，你怎麼會想起這種事？

拉 （自覺慚愧）恕我，親愛的，我不過跟你開玩笑，我今天真高興。

（他連忙走到她的身邊，愧悔交并的去親她的手。客色林走出，站在階級的頂層叫他們。）

客 （下來，走向他們。）孩子們，我很不願意驚擾你們，但保羅對於那三個聯隊不知怎

樣對付，正在着急。他不知道應該怎樣把他們遣到 Phillipopolis 去。我的意見他都不贊成。塞其曷史你一定要去幫他忙。他現在在圖書室裏。

拉（失望）但我們正預備出去散步。

塞我一會兒就來。只要等我五分鐘。（他奔上階級到屋門口。）

拉（跟他跑到階級的末層，以靦腆的風騷對他仰望。）我也要到那邊去。站在圖書室的窗口外。你一定要把父親注意引到我身上來。如果你過了五分鐘還不出來，我一定要進去拉你出來，不管什麼聯隊不聯隊。

塞（帶笑）好的。（他走進。拉伊娜目送他直到看不見為止。於是她好像鬆了一口氣，開始在園中踱來踱去，一面出神的想。）

客你想，他們竟碰到那個瑞士人，聽見他的故事！你父親一回來就找他的舊外衣，而外衣已經給他穿了走。事情真是越弄越糟，都是你弄出來的！

拉（一面走一面望着沙石的路沉思。）小畜生！

客 小畜生！那一個小畜生？

拉 誰叫他去告訴人家？如果他在這裏，我一定要用巧古力塞住他，使他不能再開口！

客 不要胡說。老實告訴我，拉伊娜，你沒有來叫我之前，他在你的房間內已經有多少時候了？

拉 （疾轉身，又繼續她的步行，向反對的方向走去。）哦，我記不得了。

客 你決不會忘記！那個軍官進來搜索的時候，他是不是已經在房間內？還是兵士們去後他纔爬上來的？

拉 不是的，我想那個時候他已經在房間裏頭。

客 你想啊，拉伊娜，拉伊娜，你怎麼老是這樣不坦白？如果給塞其曷史曉得了，你們倆的親事一定會破裂。

拉 （冷冷的唐突她。）哦，我知道，塞其曷史是你的寶貝。我有時想還是你去嫁他好。你跟他正相配。你會愛護他，縱容他，把他撫養成一個聖人。

|客 (圓睜雙眼，大得無以復加。) 天呀!

|拉 (逞一時之意氣——一半對自己說。) 我常常有一種欲望，要想做一兩樁放肆的事，或說一兩句大膽的話——來唐突他的拘謹的觀念——嚇得他目瞪口呆! (故意使性對客色林說。) 他知道不知道巧古力軍人的事，我倒不在乎。我有時還希望他知道。(她又很輕脫的走開，沿路上去，到房子的轉角處。)

|客 那麼我對你父親將怎樣說呢?

|拉 (站在兩層階級的上層，回過頭來。) 呀，可憐的父親! 他有什麼方法可想? (繞過屋角，不見。)

|客 (目送她去，真想把她打一頓。) 唉，如果你年紀小十歲，那就好辦了! (羅卡從屋內走出，身邊帶着盤子。) 什麼事?

|羅 馬丹，有一位先生求見——塞國的軍官。

|客 (發火) 塞國人他怎麼敢—— (連忙抑下去，倖倖的說。) 啊，我忘了。我們現在已經

講和了。我想以後他們要每天上門問候。他既然是個軍官，爲什麼不告訴老爺？他現在跟沙拉諾夫少校在圖書室裏來找我有什麼用？

羅 但他指名要找馬丹。我想他也不認識你，他只說要見太太。他叫我拿這張名片給你看。（她從胸前拿出一張名片，放在盤子內，遞給客色林。）

客 （念）『白倫芝立連長』這是德國名字。

羅 馬丹，我想是瑞士名字。

客 （跳起來，羅卡也喫了一驚，倒退一步。）瑞士人，他是什麼樣子？

羅 （怯怯的。）他帶了一個大氈袋，馬丹。

客 天呀，他是來還大衣的！叫他走——說我們不在家——叫他留一個住址，我以後寫信給他——啊，住，這樣子不行。等一會！（她自投於椅上，慢慢的想，羅卡候着。）主人跟沙拉諾夫少校是不是在圖書室裏辦事？

羅 是的，馬丹。

客 (主意已定) 把那位先生立刻領到這裏來。(命令式的) 對他要十分恭敬。不要耽擱。喂。(不耐煩的把她手裏的盤子搶過來) 把盤子放在這裏，立刻去帶他來。

羅 是，馬丹。(走去)

客 羅卡!

羅 (站住) 是，馬丹。

客 圖書室的門是關的嗎?

羅 我想是的，馬丹。

客 如果沒有關，你經過時，把他關起來。

羅 是，馬丹。(又要走)

客 等一等!(羅卡停住) 領他這邊走(指馬廐的大門) 叫尼可拉代他拿袋子，跟他進來。不要忘了。

羅 (詫異) 他的袋子嗎?

客 是的，拿到這裏來，馬上就拿來。（淘淘的）趕快！（羅卡奔到屋內，客色林把她自己的圍裙拉下來，丟在短樹的後面，於是她拿起盤子當鏡子照，結果她頭上繫着的巾也跟了圍身裙去掉，頭髮稍爲撥撥，衣裳拍拍，可以出去見客了。）他怎麼會這樣的傻！早不來，遲不來，這時候來！（羅卡在屋門口出現，報道『白倫芝立連長』於是她在階級頂層讓開，讓那個男子走過，她隨後跟進去，他是拉伊娜室內那個脫險的人，他現在是很乾淨，整齊，一身很漂亮的制服，脫離了災難，但看得出就是那個人。羅卡一轉身，客色林就撲上去，急迫的，懇切，向他訴求。）白倫芝立連長，高興得很，又看見你，但你一定要立刻離開這裏。（他聳眉。）我的丈夫跟我的未來女婿剛剛回來了，他們一點都不曉得，如果給他們聽見，真是不得了，你是個外國人，你不曉得我們民族敵愾的心，我們現在還痛恨塞爾維亞人，講和的結果使我的丈夫心中不甘，好像一個獅子吃不到唾手可得的野物，我們的祕密如果給他發覺了，他永遠不會恕我的罪，而我的女兒的性命更不易保，你是一個俠義的君子，俠義的軍人，請你立刻就走，別給他們碰見。

白倫芝立 (失望，但仍處之泰然。) 我立刻就走，好太太。我不過是來謝謝你，並且拿大衣還給你。如果你許我出去把大衣拿出交給你的僕人，我可以不再擾你。(他轉身向屋內走去。)

客 (捉住他的袖子。) 呀，萬萬不可從原路出去。(把他引到馬廐的大門外。) 這是出去的捷徑。多謝，多謝。很高興能夠幫你的忙。再見。

白 但我的袋子呢？

客 以後送還給你。請你把住址留下。

白 不錯。請等等。(他取出名片盒，開始寫住址。客色林急不及待的等他寫完，痛苦極了。他把片子遞給客色林。在這個當兒，佩脫考夫露着頭，從屋內衝出來，滿面春風來迎接客人。塞其曷史跟在後面。)

佩 (倉忙的走下階級。) 我的親愛的白倫芝立連長——

客 天呀！(她倒於靠牆那張椅子上。)

佩 (倉忙中沒有注意到客色林。他跟白倫芝立親熱的握手。) 那般傻子以為我在外

頭，不曉得我在——呀——圖書室裏。(他一提到圖書室就不禁露出得意的神情。)

我從窗門裏看見你。我正在詫異你為什麼不進來。沙拉諾夫也在這裏。你還記得他嗎？

塞 (帶滑稽意味的行一軍禮，於是伸出手來，態度非常之閒雅。) 歡迎，我們的仇敵兼

朋友！

佩 好了，現在不是仇敵了。(有點擔心的樣子。) 我希望你以朋友的資格來，沒有什麼

公事嗎？

客 保羅，自然是以朋友資格來。我剛纔留他在這裏用餐，他一定就要走。

塞 (半嘲弄的說。) 萬萬不要走，白倫芝立。我們這裏正需要你。我們有三聯隊的馬兵

要遭到 Phillippopolis 去，我們一點都不曉得怎樣着手。

白 (立刻提起精神，放出辦事的態度。) Phillippopolis 糧草缺乏，是不是？

佩 (急切的答道。) 是的，正是爲此。(對塞其曷史說。) 你看，他一猜就猜着。

白 我想我能夠幫你們辦理這樁事。

塞 你這個人再好沒有了！來來！（巍巍然臨於白倫芝立之上，以手按在他的肩上，把他領到階級那裏，佩脫考夫在後跟着，白倫芝立方舉步上階，拉伊娜從屋內出來。）

拉 （一時震驚失措，忘其所以。）呀，巧古力軍人！

（白倫芝立僵立不動，塞其曷史愕然，對拉伊娜看了一眼，又對佩脫考夫看了眼，佩脫考夫回看他，於是也對客色林看了一眼。）

客 （鎮靜如常。）我的親愛的拉伊娜，你還不知道我們今天有一個客人——白倫芝立連長，我們新結識的塞國朋友。

（拉伊娜鞠躬，白倫芝立回禮。）

拉 我這個人可笑極了！（她走下，雜在他們中間，站在白倫芝立跟佩脫考夫之間。）我今天早晨把冰糖糕裝飾得很美麗，而那個不懂事的尼可拉把一堆的碟子放在上面，把他壓壞了。（對白倫芝立說，做瞇眼。）我希望你沒有誤會以為你是巧古力軍人，白

倫芝立連長。

白 (笑着) 我本來確是這樣想。(偷偷的對她看一眼，似笑非笑的) 幸虧得你解釋一下，我纔放心。

佩 (疑心未解，對拉伊娜說) 你幾時學起烹調的事情？

客 你去了之後，這是她的最新的花樣。

佩 (暴躁的說) 尼可拉沒有學會喝酒嗎？他向來是很謹慎的。今天他把白倫芝立連長領到外邊來，他明明知道我是在——哼——圖書室裏。他走下樓來又把拉伊娜巧古力的兵弄碎了。他一定——(在這個當兒尼可拉在右方階級的頂層出現，手中提着氈袋。他下來，把袋子很恭敬的放在白倫芝立面前，恭候復命。大家都爲之愕然。尼可拉還不知道他的舉動的影響，仍然洋洋自得。佩脫考夫氣極說不出話。到這個時候方纔噴發出來) 你發瘋了嗎，尼可拉？

尼 (喫了一驚) 先生，什麼說？

佩 你把這個東西帶到這裏來幹什麼？

尼 先生，是太太的吩咐。羅卡叫我——

客 （截住他的話。）我的吩咐！我叫你把白倫芝立連長的行李拿到這裏做什麼？你腦子轉什麼念頭，尼可拉？

尼 （不知所措，過了一會把袋子拿起來，對白倫芝立說，態度非常謙恭又非常小心。）對不起得很，先生。（對客色林。）是我的錯，馬丹！請你原諒我！（他鞠躬，帶了袋子正預備向階級走去，佩脫考夫又怒氣勃勃對他說。）

佩 你還是把這個袋子再摔在拉伊娜小姐的冰糖糕上罷！（這句話尼可拉可真當不起。他手中的袋子掉下來，落在佩脫考夫雞眼上。佩脫考夫痛極狂呼。）滾去，你這個手脚不穩的驢子。

尼 （連忙拾起袋子，向屋內逃去。）是，先生。

客 保羅，不要緊，不用生氣！

佩 (自言自語) 壞蛋。我不在家。他竟放肆到這個地步。我得教訓他一頓。(想起有客

人在旁) 啊, 不管他來, 白倫芝立, 不必提起回去的話了。你明明不打算就回到瑞士。沒有回去之前住在我們這裏罷。

拉 白倫芝立連長, 千萬不要走。

佩 (對客色林) 客色林, 他就怕你。只要你肯勸他, 他一定肯留在這裏。

客 (哀求的口氣) 如果白倫芝立連長真真願意暫留一時, 那我是再高興也沒有。連長明白我的意思。

白 (以最乾燥的軍人的態度答道) 我唯馬丹之命是從。

塞 (誠懇的說) 一言爲定!

佩 (熱心的說) 自然了!

拉 你看, 你一定不能走!

白 (微笑) 一定不能走, 那只好不走!

(客色林露失望之態)



第二幕

飯後圖書室中，這個圖書室真是勉強得很。書籍方面的設備有限極了。一個固定的書架，上面放着陳舊的紙面的小說，書脊碎裂，紙張破損，還有咖啡的污痕。一兩個掛壁的書架，有幾本人家送來的書放在上面。書架之外，其餘牆位大都給戰利品及打獵的俘獲品所佔據。然而這房間倒是一個很舒服的起居室。前面有一排三個大窗，窗外一幅山景，在柔和的下午日光中，格外顯得嫵媚。在左手的角上有一座四方的陶器的火爐，裝璜得顏色鮮明，好像一座寶塔，直升到天花板附近。有這樣一座火爐，室內的溫暖

是沒有問題了。室中有一個圓形的凳子，上面放着花墊子。靠窗有幾張裝璜精美的安樂椅。還有幾張小小的土耳其桌子。一張上放着很精緻的土耳其煙管，再加上一個相配的圍屏，而室內精美的陳設可算完備了。但有一件東西跟四周的環境大不相稱。一張廚房裏的桌子，已經破敝不堪，改裝爲寫字檯。檯面上放着一個舊盒子，裏面裝滿筆，一個蛋杯裝了墨水，一張不堪再用粉紅色的吸墨紙。

這張寫字檯是在右邊的。白倫芝立坐在桌邊，很忙的工作。擬號令，面前放着幾張地圖。塞其曷史坐在桌端，他算是在那裏辦事。但他實在是那裏咬筆桿的毛，一面看白倫芝立工作。他看見白倫芝立敏捷，穩定，實事求是的進行，對於自己的無能有點惱怒，對於他的近於不可思議的才幹又不免驚奇。但這種俗氣的才幹，他卻不很重視。少校很舒服的坐在榻上，手裏拿了一張新聞紙，煙管就在身邊。客色林坐在火爐邊刺繡，背向他們。拉伊娜斜倚在右窗下面的安樂椅中。她正對着窗外巴爾幹的景緻出神，膝上放着一本小說不去看他。

門在左邊。電鈴的鈕在門跟牆爐之間。

佩 (正在看報,擡起頭來望桌子,看他們進行得如何。)白倫芝立,我難道不能幫你一點忙嗎?

白 (也不停筆,也不擡頭。)真的,不用,謝謝你。我跟沙拉諾夫兩人辦得了。

塞 (扳起臉來說。)是的,我們兩人辦得了。他想法,把命令寫好,我來簽字。這是分工制度,少校。(白倫芝立把一張紙遞給他。)又是一張?謝謝你。(他把紙頭平平正正的放在面前,把椅子也搬得很端正,用極認真,極堅決的神氣簽字,好像在幹一件困難而危險的工作。)這個手慣於執劍而不慣於握筆。

佩 白倫芝立,你這個人真好,真難爲你肯替我們分憂。你真的用不着我幫忙嗎?

客 (低微而含警告的聲調。)保羅,你可以不必打擾他。

佩 (一驚,回頭看她。)嚙?不錯,吾愛,不錯。(他拿起報紙,隨即放下來。)呀,客色林,你從來沒有打仗過,你不知道飯後無事,坐在這裏,清閒自得的樂趣。我現在總算舒服極

了，只差一件東西。

客 什麼東西？

佩 我的舊衣服。這件衣服穿在身上總不滿意，好像排隊游行的樣子。

客 我的親愛的保羅，你怎麼這樣糊塗！那件舊衣服你當初掛在那綠色衣櫥裏，現在一定還在裏頭。

佩 我的親愛的客色林，我告訴你我已經看過了。我難道不能相信我自己的眼睛？（客色林冷靜的站起來，掀牆爐邊的電鈴。）你何必儘拿電鈴來出風頭。（她很莊嚴看他一眼，於是不聲不響的坐下，繼續她的刺繡。）我愛，你不要以為你們女人的固執能夠把拉伊娜兩件的梳妝衣，你的雨衣跟我的雨衣變為我的舊衣服。衣櫥裏頭的東西只不過這幾件。（尼可拉上前。）

客 （不為佩脫考夫的譏諷所動。）尼可拉，到綠色衣櫥裏把主人的舊衣服拿來——就是主人家裏常常穿的，鑲邊的那件。

尼 是，太太。

佩 客色林。

客 什麼，保羅？

佩 我敢說那件衣服一定不在那裏。我跟你打賭。我輸了你可以到 Sophia，隨便揀那件珠寶。你輸了你出一禮拜的當家用費。

客 好，保羅。

佩 （因打賭而鼓舞起來。）來，這是賭錢的好機會。誰加入？白侖芝立，我以六與一之比跟你賭。

白 （漫不經心的說。）這樣子等於搶你的錢。馬丹不會錯的。（連頭也不擡，他又把一疊的紙遞給塞其曷史。）

塞 （也鼓舞起來。）好，瑞士少校，我說尼可拉一定在綠色衣櫥裏找到你的舊衣服。我輸了我出我的最好的戰馬，你輸了你買一隻阿拉伯牝馬給拉伊娜。

佩 (高興的說) 你的最好的戰——

客 (連忙截住他) 不要糊塗，保羅。一隻阿拉伯牝馬要值五萬勒發呢。

拉 (丟開她的動人的遐想) 唉，母親，如果你可以有珠寶，我不懂爲甚麼我不可以有

阿拉伯馬。(尼可拉回來把外衣交給佩脫考夫，佩脫考夫幾乎不信自己的眼睛。)

客 尼可拉，在什麼地方？

尼 掛在綠顏色的衣櫥裏，馬丹。

佩 呀，我真是該——

客 (阻止他說下去) 保羅！

佩 我差不多可以賭呢。那件外衣剛纔不在那裏。究竟年紀大了，精神就衰，感覺錯亂。

(對尼可拉說) 來，幫我換衣服。對不起，白倫芝立。(他換外衣，尼可拉在旁幫忙。) 塞

其曷史，記住，我並沒有答應你打賭。你既然打動了拉伊娜的希望心，你還是自己買一

隻阿拉伯馬給她罷。拉伊娜，對嗎？(他回頭看她。她又對景出神。佩脫考夫望着她不

禁發生爲父的憐愛跟驕矜。他對大家指她說：「她老是這個脾氣，又在出神呢。」

塞 我一定不讓她吃虧。

佩 那麼對她是再好也沒有了。我想我不能夠這樣便宜的下場罷。（衣服換好。尼可拉拿了那件脫下的衣服走出。）呀，現在我覺得適意了。（他坐下，拿起報紙，如釋重負的吐一口氣。）

白 （遞一張紙過去，對塞其曷史說）這是最後的命令。

佩 （跳起來）什麼完了嗎？

白 完了。（佩脫考夫走到塞其曷史身邊，俯臨於他的左肩上，以好奇的樣子看他簽字，帶着孩氣的羨慕心說）有什麼東西給我簽字嗎？

白 不用了，只要他一個人的簽字就夠了。

佩 呀，我們今天一天做了好些工作。（他離開桌邊）還有什麼事給我做嗎？

白 你們倆最好要當面吩咐那般傳令的使者。（對塞其曷史說）叫他們繫束停當立

刻就走。告訴他們我在命令上面都載好什麼時候應該送到。告訴他們如過在路上逗留，喝酒，說閒話——如過遲了五分鐘，要剝他們的皮。

塞（憤然的站起來。）我就照你的話說。如果他們中有一個人稍為有點丈夫氣，受不起我的侮辱，不顧而唾，我一定要出錢替他脫身，再給他一筆退俸金。（他揚長而出，他的人道的觀念，受了一個重創。）

白（委託他。）少校，請你去看看，叫他好好的對他們說，好嗎？

佩（殷勤的。）不錯，白命芝立，不錯。我就去看看。（他昂然向門走去，在門檻處忽然猶豫不進。）喂，客色林，你也來罷。他們怕你勝於怕我。

客（放下刺繡。）我說還是我來好。你只會對他們喋喋不休。（她走出。佩脫考夫開着門讓她先出，然後跟她出去。）

白 好奇怪的民族！他們以櫻桃樹製大礮，他們的軍官請老婆代他們維持軍紀！（他把紙頭折起，一面把內容摘錄下來。拉伊娜從安樂椅上站起來，負手於背走過來，以頑皮

的神氣對他望。）

拉 你比上回我們初會時好看多了。（他一驚，抬起頭來。）你怎麼變得這樣快？

白 洗沐拂刷；好好的睡一晚，一頓早餐。如是而已。

拉 那天早晨你回去時沒有碰到什麼危險嗎？

白 沒有，謝謝你。

拉 你從塞其曷史的衝鋒逃出來，他們沒有生氣嗎？

白 沒有，他們很歡喜我逃走。因為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他們都要逃走的。

拉 （走到桌邊，倚身桌上，面向着他。）關於我跟我的房間，說給他們聽到是一個很好的故事。

白 再好也沒有了。但我只告訴過一個人——我的一個朋友。

拉 他這個人靠得住嗎？你可以絕對的信託他嗎？

白 絕對的。

拉 哼！那一天你們交換俘虜的時候，他把這事通通告訴給我的父親跟塞其曷史。（她轉身隨意踱到房間的那邊去。）

白 （很關心，但不大相信。）沒有這事！你的話是真的嗎？

拉 （回過身來，忽然間變爲很認真的樣子。）自然是真的，但他們不曉得你是躲在這個房子裏，如果給塞其曷史曉得，他一定會挑戰，跟你決鬥，把你殺死。

白 唉喲！那麼請你不要告訴他。

拉 （對他的輕率深表不滿。）你知道不知道叫我去騙塞其曷史，我是個很嚴重的事嗎？對於塞其曷史，我想以最純潔的態度待他——不許夾一點卑鄙，下流，和欺騙心。事，我對他的關係是我一生中最美麗最高尚的部份，我希望你能夠明白這點意思。

白 （懷疑。）哦，你意思是不是要他曉得那件冰糖糕的事不過是一個——一個——一個——你知道我的意思。

拉 （退縮。）呀，不要用這種輕佻的態度談這個事情，我說謊，我自己知道，但我說謊是

爲救你的命，否則他一定會殺死你。這是我一生第二次的謊語。（白侖芝立立刻站起來，很嚴肅的，不大相信的對她看。）你記得第一次的謊語是什麼嗎？

白 我不曉得。那時候我也在場嗎？

拉 你也在場。就是我告訴那個搜索你的軍官說你不在這裏。

白 對了，我不應該把這樁事忘了。

拉 （聽見這句話更加興奮的說。）你把這樁事先忘了，這是很自然的。這件事於你是不化什麼本錢的，而我所出的代價是一個謊語！——一個謊語！（她坐於榻上，兩手抱膝，對空凝視。白侖芝立大爲所動，走到榻邊，坐在她身邊，露出一種安慰體貼的神情。）

白 我的親愛的小姐，不要爲這點事而煩惱。你知道我是個軍人。你曉得一個軍人所最習見而不以爲怪的兩件事是什麼嗎？一件是聽見人家說謊（拉伊娜一縮。）還有一件是用各種方法逃生，被各種人救他的命。

拉 （忿然的站起來抗議。）因此他就變成一個沒有信仰，不知感激的人。

白 (裝怪臉) 你歡喜人家感激你嗎? 我是不歡喜的。如果憐憫心是鄰於愛, 那麼感激的心是近於另一個東西。

拉 感激! (狠狠的對他說) 如果你不會感恩, 那麼無論什麼高尚的情感你都不會了解。就是禽獸都知道感激的。哦, 我現在知道你以我爲什麼樣的人! 你聽見我說謊, 你一點也不以爲奇。你大概以爲我是常常說謊的——每天, 每點鐘說謊的。男子對於女子常常抱這種見解。(她以演劇的態度走到房間的那邊去。)

白 (猶豫不定的) 每件事都有個理由。你說你一生只說過兩次謊語。親愛的小姐, 這未免太少一點罷? 我總算一個很直爽的人, 但兩個謊語給我還不够一個早晨用。

拉 (傲然的瞪目視他) 先生, 你知道你這句話是侮辱我嗎?

白 我也是沒有法子, 你裝出那種高尚的態度, 興奮的聲調, 我只能夠嘆賞感服, 但叫我相信你的話是做不到的。

拉 (昂然) 白命芝立連長!

白 (不爲所動) 什麼?

拉 (走近一點，似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) 你剛纔說的話是出於真心的嗎？你知道你所說的話的意義嗎？

白 是的。

拉 (轉不過氣來) 我我!!! (她以手自指，作不信狀，意思是說：『我——拉伊娜佩脫考

夫——會說謊！』他的目光跟她的目光相遇，毫不畏縮。她忽然間在他的身邊坐下，由英雄的氣概一變而爲日常的態度) 怎麼會給你探出來？

白 (敏捷的) 本能，親愛的小姐，本能跟處世的經驗。

拉 (驚奇的樣子) 你曉得嗎？以前我沒有逢到一個人不以認真的態度對待我。

白 你意思是說以前沒有一個人以認真的態度對待你，是嗎？

拉 是的，我想我的意思是這樣。(親暱的，覺得跟他在一起毫無拘束) 你用這種態度跟我談話，在我真是很新鮮的經驗！你曉得，我向來總是裝出那種架子——就是那英

雄的氣概，興奮的聲調等。我年紀輕小時就用這種態度對付我的乳母，她信之不疑。我在父母前也裝出這種架子，他們也信之不疑，我在塞其曷史前也是這樣，他也信之不疑。

白 不錯，他自己也有這種脾氣，是不是？

拉 （一驚）你以為如此嗎？

白 我跟他沒有你跟他那麼熟悉。

拉 他到底是不是呢——是不是呢？如果我抱這種念頭——（沮喪）呀，那實在有什麼關係？現在我的底蘊給你探出來，你大概很看不起我了。

白 （誠懇的，站起來）沒有這事，親愛的小姐，不，不，一萬個不。這是你的青春的一部份——你的嫵媚的一部份。我跟他們一樣——跟你的乳母，你的父母，塞其曷史一樣，我崇拜你，為你而顛倒。

拉 （高興）真的嗎？

白 (學德國的風氣，以手拍胸。) Hand aufs Herz! 『手按胸上』——一種宣

誓式]

拉 (樂極了。)我當初把小照給你，你以為我是怎樣的人?

白 (愕然。)你的小照!你從來沒有把小照給我。

拉 (連忙說。)怎麼你沒有收到我的小照嗎?

白 沒有。(他坐於她的身邊，對她又發生新的興趣，很自足的說。)你幾時送小照到我那裏?

拉 (憤然。)我並沒有把小照送到你那裏。(她掉頭不顧，於是她很勉強的說。)小照當初是放在那件外衣的袋裏。

白 (鼓着嘴，圓睜雙眼。)呀!我沒有看見那張小照，一定還在袋裏。

拉 (跳起來。)還在那裏!我父親一伸手到袋裏就碰到了!唉，你怎麼這樣子糊塗?

白 (也站起來。)不要緊，不過是一張小照，他怎麼曉得是給誰的，告訴他說是他自己

放在裏面的。

拉 (不耐狀) 哦，你倒很聰明——很聰明！叫我怎麼辦呢？

白 呀，我知道了。你在小照上寫了什麼東西。這未免太輕率了！

拉 (惱怒，幾乎出涕) 呀，爲了你做了這件事，而你一點都不在意，反而笑我！你可以確實知道沒有到別人的手裏嗎？

白 我也不敢說。我不能够一路把外衣帶着走。行軍的時候不能够帶許多行李。

拉 那麼你把外衣怎樣處置呢？

白 我到了 *Perrot* 時，我總得把他收在安穩的地方。我曾想到火車站的藏衣室，但在現代的戰爭中這種地方最容易被劫。所以我就把他當了。

拉 當了!!!

白 我知道這是不大文雅的。但這是最穩當的法子。前天我把他贖出來。當店裏人有沒有把袋裏東西拿去，只有天曉得。

拉 (怒極了——當他的面斥責他。)你真是天生的——一個下流的生意人。你想到東西，在上等人腦中絕對不會發生的。

白 (頑鈍無覺。)這是瑞士的民族性，親愛的小姐。

拉 呀，我願我從來沒有碰到你這個人。(她搖搖擺擺走開，坐在窗邊，怒氣未息。)

(羅卡進來，她的盤子中堆了一堆的信件跟電報。她走到桌子邊，步履輕健。她的左袖直捲到肩處，用一隻胸針扣住，左臂袒露出來，受創的地方給一隻鍍金的臂鐲掩住。)

羅 (對白命芝立說。)是你的。(她很輕率的把盤子上的東西倒在桌上。)送信的人在外邊等着。(她雖然不得不把郵件遞給他，但她立定主意對一個塞爾維亞人不要太客氣。)

白 (對拉伊娜。)對不起。我上次收到的郵件離現在已經有三個禮拜了。這是以後堆積下來的四封電報——已經過了一禮拜。(他把一封電報拆開。)啊呀！壞消息！

拉 (站起來，走近他，微有悔意。)壞消息嗎？

白 我父親已經死了。（他鼓起嘴唇對電報儘看，心中正在沉思這個意外的變化。）

拉 真是可悲的事！

白 不錯，在一點鐘之內我就得動身回家。他遺下許多大旅館需人照顧。（拿起一封長藍信殼的重信。）這是我們家庭律師的一封信。（他把信紙拉出來，瀏覽一過。）天呀！七十兩百！（驚駭中聲音越提越高。）四百四千九千六百叫！我怎樣處置？

拉 （怯怯的。）九千個旅館嗎？

白 旅館胡說。你如果明白——呀，真是太荒謬了！對不起我得去吩咐他預備動身。（他急急忙忙的走出；手中拿着那些文件。）

羅 （擲揄狀。）那個瑞士人真是沒有心肝。他父親死了，他沒有一句悲傷的話。然而他跟塞爾維亞人卻很相好。

拉 （倖倖的。）悲傷——他幾年來除了殺人外不幹別的事！他那裏放在心上那一個軍人不是這樣子的？（她向門走去，看得出來她在勉強的抑制她的眼淚。）

羅 沙拉諾夫也打過仗，然而他並不是沒有心腸的人。（拉伊娜在門口對她傲然的看
一眼，走出。）阿哈！我早就曉得你的軍官對你沒有多少情意。（她正要跟拉伊娜出去，
尼可拉進來抱了一堆火爐裏用的木頭。）

尼 （他含情的對她笑。）我的姑娘，我今天一個下午想找個機會跟你私下談談。（他
看見她的手臂，變了一副面孔。）唉，孩子，你這樣子的捲起袖子算什麼派頭？

羅 （驕傲的說。）我自己的派頭。

尼 真的！如果給太太看見了，她一定要說你兩句。（他把木塊放在榻上，自己就坐旁邊。）

羅 哦，所以你就擺起架子來責備我？

尼 唉，不要儘跟我作對。我有好消息告訴你。（他拿出幾張紙幣，羅卡走前來看，很關切
的神氣。）你看這是二十勒發的鈔票！塞其曷史一時高興拿給我的。一個傻子的錢總
不能長久保持。這裏還有十勒發。是那個瑞士人給我的，因為我把太太跟小姐關於他
的謊語遮掩過去了。那個人不是傻子，他一點不傻。你沒有看見老客色林在樓下對我

非凡之客氣。她說少校脾氣壞一點，不必跟他去計較。他們都知道我是一個極好的傭人——因為我由他們擺佈，自認說謊，自認爲傻子！這二十勒發放在我們的儲蓄的賬裏。還有十勒發——如果你肯把我當個人看，好好的肯和我說話，我就給你用。我有時也覺得老做僕人有點厭倦。

羅（鄙夷狀）是的，爲三十個勒發把你的人格賣掉！現在又想用十勒發來買我的人！格！你的錢留起來自己用罷。你是生成的奴才。我不是。到了你開店的時候，你由幾個人的奴才變而爲衆人的奴才。

尼（拿起木頭，走到爐邊）呀，你等等看。將來我倆晚上至少可以在一起。我跟你說，在我們自己家裏，我是主人。（他把木塊放下，跪在爐邊。）

羅（在我的家裏，你別想做主人。（她坐在塞其曷史的椅子上。）

尼（還跪在地下，頭轉過來。羅卡的倔強及傲慢使他沮喪，他很淒涼的踞坐在自己的腿肚上。）你這個人野心倒不小。如果你交了好運，你別忘記你能够有今天這個樣子，

是我的功勞。

羅 你的功勞！

尼 (不肯退讓) 是的，是我的功勞。你當初不是頭上裝了一兩磅烏黑的假髮，唇上頰

上塗着胭脂，跟其餘的保加利亞女子沒有分別？是誰教你革去這種習慣？是我。是誰教你修指甲，保持手的清潔，舉動文雅，像一個上等的俄國女子？是我！你聽見了沒有？是我！(她掉頭表示不服的樣子。他站起來很不高興的神氣，又冷冷的說道) 我常常這樣想：如果沒有拉伊娜爲礙，你稍爲少傻一點，塞其曷史稍爲再傻一點，你也許能夠變做我的最好的主顧，而不是我的妻子，花費我的錢。

羅 我相信你寧願做我的僕人，而不願做我的丈夫。做了我的僕人，你能够從我那裏得到更多好處。我知道你的根性是這樣的。

尼 (爲要加重他的語氣，走近她身邊說) 你不必管我的根性不根性。你只要聽我的勸告。你如果要做一個上等的女子，你現在對我的這種行爲是不行的。如果是只有我

們倆人在一起，那又當別論。你的態度過於嚴厲，過於傲慢。你要知道傲慢就是親熱的一種表示，顯出你對我的愛情。你也不可以過分的自大自高。你跟別的鄉下女子一樣，以爲像我那樣的對待馬夫，方是上等人的舉動。這是由於你的不懂事，以後別忘了。也不要對人人都抱一種敵抗的態度。你的舉止中要顯出你是向來指揮人家的，而不是爲人家所指揮。要做一個大家的婦女跟做一個僕人一樣，明白你自己的地位，這是唯一的祕訣。如果你高昇了，我一定能够明白我自己的地位。把我的話仔細想過，我的姑娘。我總不會丟了你，僕人跟僕人應該互相扶助的。

羅 （作不耐狀，站起來。）我有我自己的脾氣，不能依人家的意思。你的冷血的智慧把我的勇氣都消磨了。你去把木塊放在火裏罷，這種事情是你所能够了解的。（尼可拉還沒回口，塞其曷史進來。他看見羅卡，不覺一呆，於是走到爐邊。）

塞 （對尼可拉。）我不妨礙你的工作嗎？

尼 （平和的，老年人的聲調。）哦，不會，先生。謝謝你。我正在跟這個不懂事的孩子談到

她愛看書的壞脾氣。她一得了空便跑到圖書室裏來看書。這種教育於她最不相宜的，會養成一種超於她的地位的习惯。（對羅卡。）羅卡，替少校把桌子收拾清楚。（他沉默的走出。）

（羅卡把桌上紙頭整理起來，對塞其曷史看也不看一眼。塞其曷史慢慢的走近，仔細玩味她的捲起袖子。）

塞 讓我看，有沒有痕迹？（他把臂錫推上一點，看見他手握處的印痕。羅卡站着不動，也不看他。她爲他的舉動所感，但仍然留意防備他。）夫——夫痛不痛？

羅 痛的。

塞 要不要我來替你弄好？

羅 （立刻傲然沉下臉來，始終不去看他。）不要。現在你弄不好了。

塞 （強橫的口氣。）一定的嗎？（他動身好像要把她摟在懷中。）

羅 不要跟我鬧了。軍官不應該跟傭人開玩笑。

塞 (用食指在她臂上無情的敲一下) 這可不是玩笑的事呀，羅卡。

羅 不是。(第一次看他) 你覺得內歎嗎？

塞 (交叉着臂，語氣特重，一字一讀) 我從來沒有覺得內歎過。

羅 (沉思) 我願我能夠相信男子跟女子相差這麼遠。告訴我你到底是不是一個勇敢的人？

塞 (放下他的矜持的姿勢，很自然的說) 是的，我是一個勇敢的人。聽見第一聲的槍，我跟女人一樣，不免心跳。但在衝鋒時，我知道我是勇敢的。這一點總是真的。

羅 在衝鋒時，像我們這樣窮苦人家的子弟是否不及你們富家子弟來得勇敢？

塞 (輕佻中夾着倖倖之意) 一點也不。他們也是亂砍亂殺怒罵叫喊跟英雄一樣。噓！這樣亂喊亂殺的勇氣是不足貴的。我有一隻英國獵狗，他的勇敢正不讓於有俄國在背後的全保加利亞人民的勇氣。然而他讓我的圍人鞭他。你們的軍人正是如此！羅卡，你們這般可憐蟲，叫他殺人是會的，但他見了軍官就害怕，受了侮辱吃了拳頭而不知

報。他們跟小孩一樣看見他們的伴侶——受罰而袖手旁觀——如果叫他們幫忙，也不敢違抗。至於軍官呢！——（苦笑一聲）我就是個軍官呀，（熱烈的）如果有一個人，依自己良心自己的意志行事，不怕天上地下無論什麼威力，至死不屈的抗拒，這種人纔是個勇敢的人。

羅 說說是很容易的！男人似乎老不會長大，他們腦子裏還是小學生的思想。你不知道什麼是真勇。

塞 （嘲笑的）真的！我很願意受教。

羅 你看我！我有多少餘地可以行使我自由的意志？我不得不把你的房間收拾好——打掃，洗刷，搬東西。如果你讓人家替你做這種事情而無損於你的人格，我做這種工作怎麼會降低我的人格？但（潛隱的熱情）如果我是俄國的女皇，在人人之上——依你說我是無法可以顯出我的勇敢了。然而你且看，你且看。

塞 最高貴的女皇，你打算怎樣呢？

羅 我要嫁給我所心愛的人——這是歐洲別國的女王所不敢做的。假使我愛你，即使你的地位比我低許多，正如我現在的地位之不及你，我也敢以你為配耦。如果你愛我，你有這樣勇氣嗎？沒有。如果你對我發生了愛芽，你一定不讓他滋長。你不敢這樣，你寧願要一位富人的女兒，因為你怕人家的議論。

塞 （為所奪。）你瞎說，沒有這個事，我可以發誓！如果我是俄皇，如果我愛你，我一定把你位置在我的寶座的旁邊。你知道我愛另一個女人，她比你高得多，正如天與地之比。你現在是妒忌她。

羅 我為什麼要妒忌她？她總不會嫁給你。我對你說的那個人已經回來了，她一定要嫁給那個瑞士人。

塞 （退縮。）瑞士人！

羅 他一個人可以抵你十個。到那時你又要到我這裏來，而我就要拒絕你。你不配做我的對耦。（她轉身向門去。）

塞 (跳上去把她猛烈的抓在懷裏。) 我先去把那個瑞士人殺死。以後我可以對你恣意所爲。

羅 (在他的懷裏，沒有抵抗，但仍很堅定。) 也許你反而給他殺死。在情場中他已經把你打敗了。在戰場上他也許又把你打敗了。

塞 (痛苦極了。) 你以爲我相信你的話嗎？她！她最壞的念頭比你的最好的念頭還要高，她會背了我跟人家調情嗎？

羅 如果那個瑞士人告訴她說我在你的懷裏，你想她會相信嗎？

塞 (氣極了放她去。) 該死！該死！嘲笑，嘲笑，到處都是嘲笑。我的理想總是給我的行爲所嘲笑。(他發狂似的自擊胸口。) 懦夫，騙子，傻子！我還是像一個男子漢的自殺好呢，還是活着裝出自嘲的神氣？(她又轉身要走。) 羅卡！(她在門口停住。) 記住，你是屬於我的。

羅 (靜靜的。) 這句話算什麼意思——是不是一個侮辱？

塞 (命令式的) 這句話的意思是：你愛我，我已經把你摟在懷裏，將來也許還會把你摟在懷裏。是不是侮辱我也不管，隨你怎麼看法。但(猛烈的) 我不做一個懦夫或浪子。如果我愛上了你，我就敢娶你，全保加利亞也不能阻止我。如果我這手再碰你，你就是我的未婚妻。

羅 我們且看將來你敢不敢踐你的諾。當心點。我不用等多多少時候。

塞 (又交叉着臂，屹然立在房間的中央) 是的，我們且看。你只要等我高興。

(白侖芝立進來，紙頭還在手中，心事重重。他把門開着讓羅卡走出。他走到桌旁，經過羅卡時對她看一眼。塞其曷史仍然不改他的堅決的態度，目不停瞬的看他。羅卡出門還是開着。)

白 (依舊坐於桌旁，放下紙頭，心不在焉的說) 那個女子狀貌不凡。

塞 (仍然不動，嚴肅的說) 白侖芝立連長。

白 什麼?

塞 你已欺騙了我。你是我的情敵。我是不能容情敵的。六點鐘，我一個人騎了馬提着劍在 Klissouira 路的操練場上相候。明白了嗎？

白 (對他瞪視，但仍很自然的坐於椅上。) 呀，謝謝你。你這個提議是騎兵的提議。我是在礮隊裏，而且我有選擇武器之權利。如果我去的話，我要帶一個機關槍去。這一回火藥可不會再弄錯了。

塞 (漲紅了臉，但仍極嚴重的口氣。) 當心點，先生。在我們保加利亞國裏，這種請求是容不容人家隨便開玩笑的。

白 (性子發作。) 呸！別跟我談保加利亞罷。你還不懂什麼是戰鬥呢。隨你便罷。你把劍帶來好了。我到那裏跟你碰頭。

塞 (發覺他的對手是一個有血氣的男子，大為高興。) 說得好，瑞士。要不要我把我的最好的馬借給你？

白 不要，誰要你的馬？但你的好意我總是感謝的，親愛的朋友。(拉伊娜進來，聽見底下

一句話。我徒步跟你打馬背上太危險，假使我做得到的話，我總不要殺你。

拉（很關心的急急跑前。）塞其曷史，我聽見了白命芝立連長所說的話，你們倆要打起來，爲的什麼事呢？（塞其曷史默默無聲，掉過頭去，走到爐邊，靜靜的看她對白命芝立說下去。）爲什麼事呢？

白 我不如道，他沒有告訴我親愛的小姐，你還是不要管罷。不會鬧出什麼事來，我曾經當過劍術教師，他莫想能够碰我一下，我也不要傷他。這樣子豈不省了許多解釋。明天早晨我就動身回家，以後你也不會再看見我，或聽見我的消息了。你們倆可以和好如初，將來永遠過快樂的日子。

拉（很不樂意的轉向他處，幾乎哭出來。）我沒有說我要再看見你。

塞（大踏步而前。）哈！這是個口供！

拉（傲然。）你這話什麼意思？

塞 你愛這個人！

拉 (氣極了) 塞其曷史!

塞 你背了我接受他的愛情，正如你背了他以未婚妻的資格來接待我。白侖芝立，你知道我們倆的關係而你竟不忠於我。因為這一點我要跟你算賬，並不是因為你得到我從沒有享到的好處。

白 (憤然的跳起) 不成話胡說! 我從沒有得到什麼好處。這位小姐還不知道我結了婚沒有。

拉 (忘形) 呀! (頹然倒於榻上) 你結過婚了嗎?

塞 你看，白侖芝立連長，她何等關切。不用分辯了。在晚上很遲的時候，她接待你到她的房間內——

白 (暴躁的截住他的話) 不錯，你這個木頭! 她接待我時，我的手槍正指着她的頭，你們的馬隊在後追我，假使她敢發喊，我早把她的頭打穿了。

塞 (不覺一驚) 白侖芝立! 拉伊娜，這話是真的嗎?

拉 (怒氣填胸昂然的站起來) 你怎樣敢, 怎麼敢這樣無禮?

白 朋友, 道歉罷, 道歉罷! (他又回到桌旁的座位那裏)

塞 (交叉着臂, 仍以那老調, 加重口氣, 一字一讀的說) 我向來不道歉。

拉 (熱烈的說) 白侖芝立連長, 這都是你那個朋友鬧出來的, 都是他把這個可惡的謠言散佈開來。(她很激動的繞室而行)

白 不對, 他已經死了——活活的燒死。

拉 (站住, 不寒而慄) 活活的燒死!

白 他在木料場裏股上中了一槍, 爬不出來, 你們放砲, 木料着火, 把他燒死, 還有五六個可憐蟲也是這樣死的。

拉 真是可怕!

塞 而且何等可笑呀, 戰爭! 戰爭! 志士英雄的梦想! 白侖芝立, 不過是個欺人之談, 一個假面具, 跟愛情一樣。

拉 (怒極了) 跟愛情一樣! 你當我的面說這句話。

白 喂, 沙拉諾夫, 這件事現在總算解釋清楚了。

塞 我說過的, 不過是假面具。如果你們倆中間除了手槍之下沒有別的關係, 你今天還會再到這裏嗎? 拉伊娜錯怪了我們那被燒死的朋友, 並不是他告訴我的。

拉 那麼是誰告訴你? (忽然猜着) 呀, 羅卡, 我的僕人! 今天早晨你跟她在——呀, 我一向所崇拜的神道原來是這個樣子! (他跟拉伊娜的目光相遇, 看見她那失望的神氣, 反覺得快意。拉伊娜怒不可遏, 走近他身邊, 語音低微而緊張) 你知道嗎, 我上樓時, 我從窗裏回頭對我的英雄再看一眼。那時我瞧見一樁事, 當時不大明白。現在知道是你跟她調情。

塞 (自嘲的神氣) 你看見了嗎?

拉 看得很清楚。(她轉身走開, 坐倒於中間窗門的安樂椅上, 幾不能自持。)

塞 (冷冷的) 拉伊娜, 我們的浪漫理想已經打碎了。人生不過是一場笑劇。

白 (很滿足的對拉伊娜說) 你看, 他已經覺悟了。

塞 白命芝立, 你剛纔已經罵我爲木頭, 現在你不妨再稱我爲懦夫。我不跟你決鬥了。你曉得什麼緣故嗎?

白 不曉得, 但這沒有什麼關係。你要打時, 我沒有問你理由。現在你不要打, 我也不問你理由。我是以戰爲業的。免不了打的時候, 我就打, 不必打時, 那我也再高興也沒有。你是一個外行人, 你以爲打仗是一件娛樂。

塞 我的專門家, 但我還要你聽我的理由。真真的相打起碼要兩個好漢——有心肝, 有血氣, 有身分的好漢方能成事。我萬不能跟你相打, 猶之我萬萬不能愛上一個醜女子。你這個人一點沒有感情, 你簡直不是個人, 你是個機器。

白 (抱歉似的) 不錯, 一點不錯。我向來是這種樣子的。對不起得很。現在你已經覺悟。人生不是個笑戲, 人生是很切實很嚴重的東西, 那麼你們倆中間的幸福還有什麼阻礙呢?

拉 (站起來) 你對我們的幸福倒很關心, 你忘了他的新情人——羅卡嗎? 他現在不

必跟你打了, 他的情敵是尼可拉。

塞 情敵!! (自擊其額)

拉 你還不知道他們倆已經定親了嗎?

塞 尼可拉! 又生出新是非來! 尼可拉!

拉 (冷笑) 真可惜, 是嗎? 這樣的姿容, 這樣的聰明, 這樣的貞靜都浪費在一個中年的

男僕的身上! 塞其曷史, 你真不該袖手旁觀, 對於你的俠義上也說不過去。

塞 (不能自制) 蛇蝎! 蛇蝎! (他怒不可遏的跑來跑去)

白 喂, 沙拉諾夫, 你這樣自討苦喫。

拉 (更怒) 白侖芝立連長, 你曉得他做了什麼事嗎? 他指使這個女子來偵探我們事

後他跟她調情來報答她。

塞 沒有這事! 胡說!

拉 胡說！（當他的臉。）你承認不承認是她告訴你白侖芝立在我的房間內？

塞 是的，但——

拉 （打斷他的話。）你承認不承認她告訴你時，你跟她調情？

塞 不錯，但我跟你說——

拉 （很輕蔑的又打斷他的話。）不必再跟我說什麼了，我們已經聽够了。（她翻身不顧，昂然的走到窗門那裏。）

白 （塞其曷史中心如熬，坐倒於榻上，緊握着兩拳，頭斜靠在拳上。白侖芝立靜靜的說道。）沙拉諾夫，我告訴你過，你這樣子自討苦喫。

塞 野貓！

拉 （激昂的跑到白侖芝立身邊。）白侖芝立連長，你聽見這人罵我嗎？

白 親愛的小姐，他有什麼法子他總得自衛一下。唉（竭力勸他們。）你們別吵了，有什麼用處呢？（拉伊娜抽一口氣，坐於榻上。她對白侖芝立望，裝出惱怒的神氣，裝不像，自

已覺得好笑，幾乎要笑出來。）

塞 跟尼可拉定親！（站起來）哈哈！（走到爐邊，以背向爐。）白侖芝立，怪不得你於對這個世界的欺詐毫不動心。

拉 （對白侖芝立說，憑直覺的猜出他的心事。）我敢說你一定把我們倆當做兩個大孩子，對嗎？

塞 （微笑。）一定的，一定的，瑞士的文明看護保加利亞的野蠻，對不對？

白 （臉紅起來。）沒有這事，不騙你。你們肯安靜下來，我很高興。現在好了，讓我們平心靜氣談判這樁事。還有一位姑娘在那裏？

拉 大概是在門口偷聽。

塞 （不寒而慄，好像中了一槍。他說，聲音雖低但含着深憤。）我可以證明這句話是無端誣蔑人家。（他很莊嚴的走到門口，把門開起來。他望門外一看，不由大吼一聲，真是怒極了。他衝出甬道，把羅卡拖回來，推於右方的桌上。他叫道。）白侖芝立你來判斷他。

你是小心和平的人，你來判斷這個竊聽私語的人。

（羅卡傲然站在那裏默默無聲，不失她的常度。）

白（搖頭。）我不配判斷她。有一次我的軍營中兵變正在醞釀之際，我在蓬帳外偷聽。這種事要看緊急的程度。那時候我的生命正在危險之中。

羅我的愛情也在危險之中。（塞其曷史不禁一縮，替她難為情。）我並不覺得慚愧。

拉你的愛情還不如說是你的好奇心。

羅（面對她，反唇相譏，語氣加重。）我的深摯的愛情，不是你所能夠領會的。就是你對於巧古力軍人的愛情也不能比擬。

塞（即刻疑心——對羅卡）這句話什麼意思？

羅（不留餘地的。）這句話的意思是——

塞（很輕蔑的截斷她的話。）哦，我記得了，冰糖糕。很無聊的譏笑。

（佩脫考夫少校進來，穿着襯衫。）

佩 諸位，對不起，我只穿了襯衫。拉伊娜，一定有人穿了我的外衣，我敢發誓。而且那個人
的肩膊一定比我闊。背上都裂開來。你母親正在修補。我希望她能夠快點弄好。否則我
要受冷了。（他更加注意的諦視他們。）有什麼事嗎？

拉 沒有。（她很安靜的坐於爐旁。）

塞 沒有事！（他依舊坐於桌之一端。）

白 （已經坐定了。）沒有事，沒有事。

佩 （坐於榻上，老地方。）很好。羅卡，有什麼事嗎？

羅 沒有，先生。

佩 （很和靄的。）很好。（他打噴嚏。）好孩子，去問太太討我的衣服，好嗎？（她轉身要
走。正好尼可拉拿了外衣進來。她裝做還有事情不就走，故意把那張有煙管的小桌子
移到近窗的牆上。）

拉 （看見尼可拉臂上的外衣，連忙站起來。）爸爸，衣裳在這裏。尼可拉，遞給我罷。火爐裏

再添幾塊木頭。（她接住外衣，走到少校身邊，少校站起來穿衣，尼可拉去照料火爐。）

佩（親暱的跟拉伊娜逗着玩。）呀哈！可憐的爸爸新從戰場回來，今天頭一天，所以要好好的看待爸爸，是嗎？

拉（認真的怪她的父親。）呀，父親，你怎麼可以對我說這種話？

佩呀，孩子，我不過跟你鬧着玩的，來，親我一口。（她親他。）衣服拿給我。

拉讓我幫你穿上，你身體轉過去罷。（他轉身，兩臂反折找袖子，她很敏捷的把袋裏的照片拿出來，擲於桌上，白侖芝立的面前，白侖芝立就在塞其曷史眼下一張紙蓋起來，塞其曷史愕然，疑心大起，拉伊娜於是幫佩脫考夫把外衣穿上。）好了，親愛的，現在你覺得舒服了嗎？

佩很舒服，親愛的，謝謝你。（他坐下，拉伊娜回到爐邊的座位。）哦，等一等，我發見了一件很有趣的東西，這是什麼意思？（他伸手到被竊的那個袋子裏。）嚙呀！（他試另一個袋子。）我可以立誓——（大惑，他去試胸口那個袋子。）怪了——（又試原來那

袋子。——（忽然明白，站起來叫道。）給你的母親拿去了。

拉（漲紅了臉。）什麼東西拿去？

佩 你的相片，上面有幾個字：『拉伊娜送給她的巧古力軍人，以留紀念。』這裏頭一定還有曲折，我一定要追究明白。（喊）尼可拉！

尼（放下一塊木頭轉身。）是，先生。

佩 你今天早晨有沒有把拉伊娜小姐的糕弄壞了？

尼 你已經聽見拉伊娜小姐說過。

佩 當然，你這個飯桶，我是問你到底有沒有這件事？

尼 我敢說拉伊娜小姐不會說假話的。

佩 你敢說？我就不敢。（向其他諸人。）你們以為我沒有看穿嗎？（走到塞其曷史身邊，在他肩上拍一下。）塞其曷史，你是巧古力軍人對不對？

塞（跳起來。）我是巧古力軍人！絕對不是。

佩 不是。(他看他們。他們大家都扳起臉，忐忑不安。)照你這樣說，拉伊娜把照片送給別的男子？

塞 (故意含糊其辭。)這個世界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樣明白。

白 (站起來。)少校，沒有關係。我就是巧古力軍人。(佩脫考夫跟塞其曷史都爲之愕然。)這位仁慈的小姐看見我餓得要死，把奶油巧古力來救我的命。那幾塊巧古力的味道，我畢生忘不了！我的已故的朋友史多而士在 Peerot 已經告訴你那故事。我就是那個逃兵。

佩 你！(他抽一口氣。)塞其曷史，你記得不記得今天早上你提起這個事時，她們母子兩人的神氣。(塞其曷史冷冷地笑。佩脫考夫面向拉伊娜，很嚴厲的說道。)你倒是個很好的女子。哼？

拉 (怨恨的說。)沙拉諾夫少校已經變計了。我當時在照片上寫字時，我不知道白命芝立連長已經結過婚。

白 (大驚——激烈的抗議) 我沒有結過婚。

拉 (深怪他) 你說你已經結過婚。

白 我沒有真的沒有，我從來沒有結過婚。

佩 (氣極了) 拉伊娜，恕我冒昧，你肯不肯告訴我，你倒底跟那一位訂婚。

拉 (跟誰也沒有訂婚。這位小姐——介紹羅卡，羅卡傲然的看他們) 是沙拉諾夫少校現在所鍾情的人。

佩 羅卡！塞其曷史，你瘋了嗎？你不曉得這個女子已經跟尼可拉定親了嗎？

尼 (走前來) 恕我唐突，先生，羅卡並沒有跟我定親。

佩 沒有跟你定親，你這個混蛋！你們定親的那一天，我還送你二十五勒發。拉伊娜小姐又送羅卡那個金臂鐲。

尼 (冷靜而謙恭) 我們故意這樣說，先生，爲要使羅卡有一個保障。羅卡的思想超出於她的地位，我不過是她的一個心腹的僕人，先生，你知道我打算在 *Sofea* 開一間店。

如果羅卡嫁給貴族，我希望能夠得到她的照顧，她的介紹。（他小心的走出，大家都瞪了眼看他出去。）

佩（打破沉寂）我真是該——哼！

塞這不是英雄氣概，就是下流無恥。倒底是什麼，白侖芝立？

白不必管他是英雄氣概，還是下流無恥。我在保加利亞所碰到的人要以尼可拉爲最能幹了。如果他能夠說法國話跟德國話，我一定派他做旅館的經理。

羅（忽然對塞其曷史發作起來。）大家都欺負我，都是你開的頭，你應該對我道歉。（塞其曷史，好像一座機器，彈簧發動，又交叉着臂。）

白（不等他開口，說）沒有用。他是向來不道歉的。

羅對你自然不肯，你是他的仇敵，你同他的地位又相等。我是他的傭人，他對我一定肯的。

塞（贊成她的話）說得不錯。（他跪下一膝，架子十足）恕我的罪！

羅 我怨你。（她怯怯的把手遞過去，他親她的手。）經過了這次的接觸，我是你的未婚妻。

塞 （跳起來。）呀，我忘了！

羅 （冷冷的。）你儘可以取消你的允許。

塞 取消！你現在屬於我了。（他以臂攬她，引她近身。）

（客色林進來，看見羅卡在塞其曷史懷裏，大家都望着他們倆目瞪口呆。）

客 這是什麼意思？（塞其曷史放手。）

佩 我愛，看起來塞其曷史好像要跟羅卡結婚而不跟拉伊娜結婚。（客色林憤然，預備

跟他發作，他發急的截住她。）不要怪我，跟我不相干。（他退到爐邊。）

客 跟羅卡結婚！塞其曷史，你跟我們有約在先。

塞 （交叉雙臂。）沒有東西能夠束縛我的行動。

白 （聽見他這一句切實的話，大悅。）沙拉諾夫，握手，敬賀你，你除了英雄的氣概，倒還

有點實際的常識。（對羅卡。）好姑娘，一個共和國的國民敬祝你！（他親羅卡的手，拉伊娜大不高興。）

客 （氣勢洶洶。）羅卡，你在搬弄是非。

羅 我並沒使拉伊娜吃虧。

客 （傲然。）拉伊娜！（拉伊娜對她的放肆也覺得憤然。）

羅 我有權利叫她拉伊娜，她不是叫我羅卡嗎？我告訴沙拉諾夫少校說如果那個瑞士先生來了，拉伊娜一定不會嫁給他。

白 （愕然。）呀！

羅 我以為你歡喜他勝過塞其曷史，你自己明白我的話對不對。

白 胡說八道！我的親愛的少校，親愛的馬丹，你聽我說，這位好小姐救了我的命，如是而已。她那裏把我放在心上。你們只要對她看看，再對我看看。她年輕貌美，多財，想像中充滿了神仙王子，英雄豪傑，馬隊衝鋒等奇思異想。我呢，只是個庸俗的瑞士軍人，經過了

十五年的戰場跟營房的生活，忘了人生的幸福——一個浪游者——爲了不可救藥的浪漫天性，把一生的機會都犧牲掉——

塞（一驚，好像給針刺了一樣。他截斷白命芝立的話，顯出驚異不信的神氣）對不起，

白命芝立，你剛纔說什麼東西把你一生的機會犧牲掉？

白（絕不猶豫的答他）不可救藥的浪漫天性。在兒童時代我從家裏逃出兩回。我不學我父親的生意，反而跑到軍隊裏去。我爬上這個房子的涼臺，如果換一個有常識的人，一定躲進最近便的地窖裏去。我偷偷跑回來探望那個小姐，換別人一定叫人把外衣送回——

佩 我的外衣！

白——是的，我就是說這件外衣——別人一定把外衣送回，安安穩穩的回家去。你想像我這樣的人，年輕的女子怎樣會鍾情於我？只要看我們的年紀！我已經三十四了，這位小姐大概十七歲左右，不會過多少。（大家聽見了這個估量，大爲驚異，彼此互看他）

還是莫名其妙的繼續下去。那一回的冒險在我是生死的關頭，在她不過是女孩兒的嬉戲——巧古力糖，捉迷藏而已。這裏有一個證明！（他把桌上的照片拿起來。）這上面寫着『拉伊娜送給她的巧古力軍人，以留紀念。』請問你們一個女子如果有真心實意，會不會送我這樣照片，這樣措辭？（他很得意的把照片給大家看，以為事情就此解決，無懷疑之餘地。）

佩 我正在找這個東西，怎麼會到這裏來？

白 （很自得的對拉伊娜說。）好小姐，我希望我已經把這個糾葛解決清楚了。

拉 （惱怒，不能自制。）我對於你自己的聲明很表同意。你正是一個浪漫的傻子。（白命芝立好像吃了一棒。）下一回我希望你能够曉得十七歲小孩跟二十三歲女子的分別。

白 （駭愕。）二十三！（她很輕蔑的從他手裏把照片搶過來，撕破，把碎片丟在他的腳旁。）

塞 (看見白侖芝立狼狽的樣子，暗自高興) 白侖芝立，我的最後的信仰又去了，你的聰

明也是假的，一切東西都是假的，你比我更缺乏常識。

白 (茫茫然) 二十三！二十三！(他沉吟) 哼！(馬上決定主意) 佩脫考夫少校，那麼我正式請求跟你女兒訂婚，代替已經退位的沙拉諾夫少校。

拉 你敢！

白 如果你已經二十三歲了，那麼你今天下午對我說的話，我就當爲真話。

客 (客氣中顯出高傲的神氣) 我想你還不大明白我女兒的地位，跟你要取而代之的沙拉諾夫少校的地位。我們兩家在保加利亞是最有錢最著名的望族。我們的地位差不多可以入史籍，追溯上去幾乎有二十年之久。

佩 客色林，這沒有關係。(對白侖芝立) 白侖芝立，如果只論家世，那我們倒很願意。但
你不知道拉伊娜舒服慣了，不能吃苦。塞其曷史有二十四匹馬。

白 二十四匹馬有什麼用處？豈不是等於一個馬戲團。

客 (嚴厲的說) 先生, 我的女兒, 享用慣了頭一等的馬廐。

拉 別說了, 母親, 你把我說得太可笑了。

白 好, 不要緊, 如果論到設備, 等我說給你聽。(他奔到桌旁, 把藍信封裏的紙抓在手裏) 你剛纔說有多少匹馬?

塞 二十四匹馬, 高貴的瑞士人!

白 我有二百匹馬。(大家都爲之駭然) 你有多少輛車子?

塞 三輛。

白 我有七十輛, 其中二十四輛可以容十二個人, 車箱上兩個客位, 車夫跟管車者不在

內, 你有多少塊桌布。

塞 我怎麼知道?

白 你有沒有四千塊。

塞 沒有。

白 我有四千塊，我有九千六百副被單跟毯子，兩千四百條鴨絨被，我有一萬副的刀叉，跟點心匙。我有六百個傭人，我有六座大廈，兩個馬車行，一個花園茶店，還有一所私家住屋，我有四塊因功受賞的獎章，我有軍官的職位，紳士的身分，我有三種本土語言，你們保加利亞國裏有沒有一個人能夠出這樣的代價嗎？

佩 (幼稚的敬畏心) 你是不是瑞士的皇帝？

白 我的地位在瑞士是最高的地位，我是一個自由的公民。

客 白侖芝立連長，你既然是我女兒看中的人，我也不願阻礙她的幸福。(佩脫考夫正要開口) 佩脫考夫少校的意見也是如此。

佩 呀，我是很願意的，兩百匹馬！

塞 小姐的意思如何？

拉 (假裝不高興的樣子) 小姐的意思是：他儘可以把桌布，馬車留起來自己享用。我不是來這裏拍賣給出價最高的人。

白 這個答覆是不行的。我當初是以逃亡者，叫花子，飢餓者的資格來乞憐於你。你接納了我。你把手給我親，把你床給我睡，把你房間給我住——

拉 （打斷他的話。）我當時並沒有把這些東西給瑞士的皇帝呀！

白 我也是這樣說。（他很快的抓住她的手，熟視她的臉，很自信的繼續道。）那麼請你告訴我們，你當時把這些恩惠給誰呢？

拉 （屈服，羞怯的一笑。）給我的巧古力軍人！

白 （樂極而笑，像小孩般。）好了，謝謝你。（看錶，忽然又放出辦事的態度。）時候到了，少校。你把那幾個聯隊處分得很好，他們一定會叫你遣送 Tebnok 那一師的步兵。你可以把他們由 Tom Palauka 遣回沙拉諾夫，等我回來後再行婚禮。兩禮拜後，星期二，下午五點，我准到此。小姐，太太們——再見。（他對她們行一軍隊鞠躬禮，走出。）

塞 怪人！怪人！

（幕下）

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第二版

◆(84476)

文學研究會叢書
英雄與美人 一册

Arms and the Man

定價 國幣 叁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原著者 Bernard Shaw

譯述者 中 暇

發行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各地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國家圖書館



001707547



55
-6

籍